



嚴文靖公神道碑

王世貞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知嚴公卒于里第 天子聞而震悼為輟朝下諭大宗伯是惟我皇祖弼亮之臣其亟遣使治塋及祭祭為壇視一品例而加二凡十一進位少保予一子中書舍人於是太常以謚請 天子若曰惟晉則有大傳安宋則有大尉沆 明則有大師溥太師健皆以弘德作輔令終若始厥謚曰文靖少保實不愧之其以文靖易名諸子治等拜稽顙首謀所以侈大 國恩而標公之行業以昭示永久謂不佞通家子故習公祈一言以

文隧道之石而奉太子洗馬趙先生用賢之狀未不  
佞讀之曰信史也按狀公姓嚴氏父曰恪封宮保公  
母曰呂氏封一品夫人公諱訥字敏卿頎而秀眉目  
性警穎讀書即誦封公心異之其受邑署有所不得  
意輒歸撫公曰有見在吾不慮終賤也然所以課督  
之益莊公為制科業精有聲又能為古文辭舉鄉薦  
嘉靖丁酉主試者以隱刺得罪罷弗試南宮更三載  
為辛丑試南宮遂成上第以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讀  
中秘書其長技所業公時時冠其儕久之授編修再  
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垂九載當遷而同年中一檢

討其資與公埒得幸大相大相欲偕遷之裨並主  
都畿試公不欲與共事因上疏請告有侍封公太夫  
人大相覺而逆謂之曰守史官寂寂踰十年旦夕侍  
從乃薄之耶且吾聞二尊人健七著公謝曰官廢溫  
清心搖搖若懸旌胡能抑也念奉職亡狀幸不即書  
殿得事相公有日非晚大相色變然亡以難公遂獲  
請而一給事論劾檢討罷之矣公歸而覲封公太夫  
人融融如也凡三載乃北補故官俄進侍讀遂主乙  
卯留畿試其得名士逾於前所構程式文亦以贍  
膾人口時江南中倭後歲復儉其遺黎不勝誅求公

為具疏請下大司農有所貸減吳人至今稱焉上  
日坐行宮為祠釐自大相以下皆應制有所撰述若  
不給上乃悉以翰林諸臣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得  
公與太師李文定公遂下制當撰述公惶恐念以非  
所素習欲辭則不敢第旦夕恪恭其事而已賡以是  
得上心賞賚婁下俄為學士視院篆進太常少卿  
主<sub>已</sub>未會試考其得名士蒞於乙卯程式文如之遂進  
禮部侍郎改吏部公事其長恭有所裨贊皆絕不以  
語人尋復進禮部尚書禮部所治多藩國封繼喪葬  
之事一切為吏賄數多委其屬精覈之事取故典不

輕為難易以是肅然亡敢挾賄進者知壬戌貢舉尋  
吏部以尚書闕請上即詔用公公念自學士以至  
天官凡六轉皆不由是推念以一書生際上知  
誓洗滌凡慮以報而大相故為分宜公用墨敗公居  
恒痛恨之仰屋咄咄竊嘆而已至是當國者為徐文  
貞公亟為上推轂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  
院而語之曰諸公以國是誨不穀者以不穀僞言見誨  
者以賢賢而訾不肖誨者止此此不穀拜誨地也即  
私第不足以辱諸公跡歸而勅中厨置肴酒十餘几  
若宴客者然亡所召典客竊恠之既而悉呼家人大

小前即觴觴焉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  
生受 上知至此分不當負 國君曹一書生蒼頭  
從我至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君曹且與君曹  
約朝夕共漿炙掃除而已此外皆君曹食息地也苟  
負我必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  
使門杜曰外跡毋入內內跡毋出外蓋門之雀可羅  
矣一郡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  
之以課殿下移其守亡它請屬也曰吾寧寃此守不  
能自廢束約行徐復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後先  
諸重臣以分宜故多自引屏跡田里而分宜亦度幾

得進其所私客分宜敗客亦隨廢然 上雅不欲自  
田里起故臣以嘗倍我而公謀於徐公從容為開諭  
上意解乃屬選部郎陸君光祖以召次用諸賢殆盡  
天下翕然稱公與陸君知人公逡巡謝弗居曰郎助  
我陸君亦謂人太宰知我乎不爾我安得無齟齬時  
仕宦所貴惟甲科而自國子吏為部選人舉於鄉者  
辟於歲者皆不得比肩以故二途日益輕得材日益  
少公疏請夷之遇課最輒有所峻擢以示風勸俄與  
李公並召直西苑尋特加太子太保時徐公獨相久  
不自安數請於 上得一二入自助 上手書公與

李公名謂材足翼汝徐公以二公皆鄉曲避弗敢應  
上遂下 特勅公與李公俱進並 武英殿大學士  
時代公者為安陽郭公以服未禫命公仍視吏部事  
久之始得代自是與徐公鼎足而承 君懽然相與  
靡間也始公為學士時官五品 上特賜鶴袍謂此  
一品服服之重祠釐於是六尚書咸遂巡不敢服而  
其後遂益賜公麒麟飛魚服以至繡蟒它尚方什器  
珍饌兼金楮幣之屬無虛月然公素小心及其居大  
位過自抑逾於庶僚時每拜賜歛蹙不安曰何以稱  
塞也居恒念封公太夫人皆老開八袞而不獲侍膝

下即一日不逮湯藥以為終天恨而所 賜直舍稍  
庫而近濕遂成中滿疾畏 上嚴不敢亟請告徐公  
為上言公病狀 上乃聽公俾馳驛歸公歸之浹歲  
強自飭而奉二大人歡退則湯調藥病良已亡何  
上晏駕公感慟為絕漿飲者三日公雖貴至極人臣  
然以遷之驟不獲書考封公猶在九列至是以預提  
調永樂大典進封公如公官太夫人亦偕一品公舉  
手加額曰 天子曲念草莽臣乃爾即啣結不足報  
久之二大人先後以老壽終公逾耳順矣戚易亡所  
不備至既予告久客意公不能無起色以間進曰公

遂能忘宗社大計乎竊欲為公畫賜環公謝曰如客  
言甚善雖然我故老猶處子也而忍身自媒灼乎客  
愧以非所及辭去公間語治兄弟吾才小弱而過慈  
且多惠不稱大任所不愧者吏部一職能使長安中  
金賤而士貴其措紳不四顧而有憾於巖穴然惟徐  
先生為容我豈惟容我且覆露我夫以徐先生與  
先帝若一身使小有參廷而詰責之命三下我何能  
自強立治等退相謂我公真長者嚮固言陸君夫上  
譽之則推下下譽之則推上而公益偃偃焉恭敬即  
田夫孺子與相接類均禮嘔嘔慰謝惟恐其拂之也

歲時伏臘勞賜里社衣絮酒肉必豐有以緩急告者  
靡不飽所欲而去第東北有隙地為樓居塾賓既成  
而落之縱酒大宴客極懽公四顧已惘然若有不豫  
色者客徵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  
受禍也亟更之使南嚮而東西其棟直已歲大侵公  
為書數千言請三吳命於三國相且曰吾書不走長  
安中更十年矣此豈得已哉公病已釋然則體益強  
性不甚飲而喜音聲多縱游湖山間飭治臺榭極生  
人之趣鄉老稚每伺公出輒夾道縱觀相指目曰豈  
其天人哉固未央也然公性儉慈間取脯益果蔬以

實豆籩而已頗信祲祥小出或見客必擇日尤不欲  
聞屠宰聲道遇虺蜥亦移足避之至老而恭敬不衰  
晚遘疾即忽忽而又多以意行醫藥疾益<sub>甚</sub>久之竟不  
起時萬曆甲申秋八月之乙卯也距其生正醫辛未  
冬十月乙丑春秋七十有四配吳夫人賢而能佐公  
內政相莊以老先七歲卒公與吳夫人之卒傾邑遠  
邇而慟者不啻數萬人其彈指咄嗟者又當不啻數  
十百萬也方公之葬吳夫人以生封一品得如例追  
錫塋祭公之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復不掛口  
獨其為諸生則已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其文每誦

一卷輒起一穎稽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指在刺譏  
文成公公當射則盛推之頗忤而以它文見賞得不  
棄及為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為宗旨它不復厝意  
公謂文成公之集具在其於博學慎思明辨為行寧  
淺也即諸君子信眉濶步仰面雲漢欲以致良知  
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盡塗乎其有裁割若  
此復謂治等先民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夫  
不為明道希文者寧無人也以二君子邇且射鵠也  
爾曹勉之不中不遠矣治等又言公當就公車試五  
鼓謁辭虞山之麓神廟甫至門而甲者魚貫入君傳



報聲已而寂然以編修使自楚還陟燕子磯雷作乃  
解維而江水忽立潰珠蔽空龍曳尾而下去公若咫尺  
帆檣莫蕩舟中人皆股弁公縱觀而語客真竒觀也  
顏色不少變龍徐徐去王世貞曰以公之謹畏多  
避彼其視龍猶蠅蚋者又何人也古之所稱見大敵  
勇亦猶是夫夫子不語怪神雖然神亦豈異人意以  
公之賢且大貴有開必先者故常也乃稍穩括其事  
行羞世系子姓而志之曰公之先世為吾吳之吳縣  
人五世祖贈刑部員外郎威高祖壽曾祖種杏公昌  
實始徙常熟遂為常熟人王父慕杏公衡孝友篤行

君子皇考心萱公恪以行誼表於鄉自種杏至心萱  
公皆以公貴贈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丈夫子五人鄉貢進士治太學生澂澂  
澤濟孫男十二人為治出者九為澂出者二為澂出  
者一曾孫男一人孫女六人孫曾女二人婚嫁皆名  
族 銘曰漢有客星以隱道尊胤錫於吳爰開聞孫  
曰績可求以相道蕃公寔兼之焉 帝所敦東海孤  
生起自明經褒然公車入黼 大廷 帝方祠釐筮  
驅萬靈應制之章唯公典刑或合或離肺附若一學  
士清標南宮峻秩有不昇公 帝情如失遂司統均

入備承弼公之秉銓大衡水壺一日千里逆歛苞苴  
拂言斯甘諛言斯荼掃彼巖穴以填天衢臣職粗舉  
臣貌已稿大官梁肉惴弗敢飽尚方之袞乃衣束楚  
天聰惻然幾喪國寶四牡逶迤安車以歸謝彼朝榮  
慰我春暉六十而慕蒸蒸依依凡此倫物無憾幾微  
公既寧止乃莫不適取彼朱芾為泉石飾蘭橈筍輿  
師意成跡或山而栖或水而宅盛服以嬉燁若人神  
或中華陽則以為仙衍衍優優踰二十年吳不愆遺  
奪我師臣 天子曰吁 皇祖之良宗伯將奠司空  
治藏蜜印黃腸易名以塋在晉曰安在宋曰沆惟我  
先朝師健若溥虞山之陽往即而所有旒若雲有涕  
若雨我詩其碑光于千古

嚴文靖公傳

王錫爵

故少保嚴文靖公諱訥字敏卿文靖蓋上所賜謚  
世家海虞為兒時屹有巨人志讀書神解融發於章  
句外多所自得嘉靖丁酉舉于鄉比三年成進士選  
庶吉士又二年授編修先時翰林散館後則弛縱繩  
勒往往溺於文酒公益閉戶屹屹理筆硯至嘔血病  
甚不休歲九年考會當典畿內試公微司分宜意陰  
有所屬義不受汶汶汚乃豫請乞省親假歸其特立  
見幾如此告滿遷侍讀時吳中新罹湯火加以長右  
為崇公念汲濮陽矯制發粟漢文賢之今天子方

肝食動民廣合宮衢室之聽不當以史官出位為解  
乃手疏具為吳中父老請命得下大司農議可賜民  
田租丙辰命入直撰文陞太常少卿兼學士時  
上方有事甘泉祀太一諸神屬公授簡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自是春遇日隆歷禮部左右侍郎改  
吏部陞禮部尚書復自禮部改吏部尚書吏部故筦  
天下黜陟自李公默以睚眦庾死後來者率官媚分  
宜相構會為權利吏道益雜黔首蕭然及是公始以  
特旨簡用會莘亭更相所推轂惟公公亦自謂千載  
一遇砥節酬知迴瀾障俗在此舉也一日乃廷集

諸朝士與為約曰自今以往竿牘束修之間請無入  
私邸吾見諸大夫於此止矣諸大夫曰敬受教請毋  
恩左右又一日市牛酒治具若將召客者日且肝舍  
人子長跪白請所召客主名公乃舉觴屬之因言曰  
君等毋問客請視主人夫主人至為天子宰貴盛  
矣而當饋吹壘以熱羹為鑿君等君長安又其亦見  
貴人桀黠奴有懷璧曳縞白頭長子孫者乎自今以  
往內言無出外事無與其慎鍵閉給掃除毋有貳心  
此酒所以誓也舍人子曰謹受令請毋違朝夕某郡  
倅以一介未存非有閑說公以屬吏曰吾寧為怨府

拒後至者蓋自是私門塞矣然公雖褫已嚴其延攬  
賢俊如不及每待客坐語常以赫譏隨聞人寸長即  
默識之吏自一命以上者無不詢也無不錄也材不  
材處之合厭其意左遷罷免者卒無怨言晉太子太  
保乙丑歲廷試上特詔公代閣臣執事無何與興  
化李公並受爰立之命而公提衡銓部如故時  
上齋居西苑煩於解祠公既以內制進不敢甚引當  
否內不自憚會所築直廬湫隘偃豬病脾乃上疏乞  
骸骨天子重念公凡四請乃允命乘傳歸歸一歲  
病良已 在皇帝改元叙校錄舊勳賜一品誥命時

猶逮侍二尊人公旦暮入子舍起居上食融融如也  
會謁者以賜環要公公謝曰昔世廟過意擢臣臣  
不以此時濡忍頃更效毛髮錐刀之用今且營菟裘  
老矣邯鄲之夢其又足控把手蓋徜徉林下者幾二  
紀乃薨公貌若中人生而多奇徵計偕時嘗晨起謁  
睢陽廟彷彿見甲士數人導從以入比禮成行觀左  
右侍神乃向所見也使楚藩經燕子磯波涌濤起雲  
龍矯矯搏扶搖而下榜人喘甚無人色同舟者亦灑  
然變容公舉止自若徐言曰若驚何為龍固亡求于  
我吾直蝦蟇視之矣燕居輒好誦唐風之什見奇琛

諸物曰何物靡靡作此奇技偷世賈息將焉用之構  
復閣於東偏既成召賓落之頽見棲棟直鄰北愀然  
曰焉用美室而病鄰趣命更其楹公於書無所不讀  
其為文囊括理道往往反復千言意不盡不止內行  
修潔嘗慕明道希文之為人小心翼翼柔茹少斷無  
以踰人一當大任雖有責育不能奪之古有社稷臣  
公殆近之矣公初舉進士對策尊稱王氏學與主司  
異旨幾落乃後見講學家謬悠首鼠跳而匿諸良知  
常咄咄竊罵之其戒子弟鞠躬促步謹繩墨依禮讓  
而已不為聲章世以謂公之學得孔子之敬老氏之

慈其緒餘在相業而土直在經術云門人王錫爵曰  
余母太夫人蓋老而好佛嘗褐衣帽首匿姓名行游  
虞山諸佛寺間膜拜甚虔有兩昇宰相與目笑之曰  
媼知禮過去佛亦知此山下有見在佛手間之則所  
謂嚴文靖公者也公是時固無恙數好從鄉人父老  
修禊社理方藥低首而談悛悛然處子也丐夫賈豎  
負擔至其門奴客無敢衡視時時見邑大夫為言民  
間疾苦不及私蓋公之得佛稱以此夫佛名慈氏踐  
青折萌教律重重其說與易道生生之指合公立朝  
居里前後垂四十年要以溫良豈弟煦物不傷得所

謂生生者其福業長茂父子再壽考宜乎哉公勲澤  
在天下國史碑志能詳之余以鄉曲隱行世士罕  
言故稍為論次使後進有矩焉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鹿李公暨配  
一品夫人徐氏墓誌銘 許國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  
大學士石鹿李公諱春芳字子實其先句容朱壩村  
人也後乃渡江再徙而家興化自公曾大父  
樂易公秀始樂易公子旭號朴庵公子鏜號  
永懷公永懷公娶于徐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生公  
自樂易公至永懷公世世田間質行醇謹俱以公貴  
贈封如公官配俱一品夫人公初名果垂髫穎異邑

令見而奇之為易今名嘉靖辛卯以詩舉于鄉偕計  
罷從南廡受業增城湛公吉水歐陽公家故貧歸而  
教授江淮間以自給然遇貧交疏昆弟輒傾橐分子  
之凡五上春官不第顧多吉徵見時出入每見一老  
叟護持一日日中引手向空指若見空中鼓吹迎狀  
元乎公仰視叟因忽不見驚以為神既久不第夢見  
一緋衣人手象簡導至一便殿見

高文二祖公蒲伏殿下微聞 天語如交慶得人者  
已乃降座目公我家大事以屬若其他兆甚多乃心  
獨喜自負丁未春瞿文懿公分校士首錄公既 廷

對有密報公及第者公方對客還坐如故臚傳果第  
一授翰林修撰代 制草授中貴人書庚戌丙辰再  
與分校以滿得封其父母居十年而父母始耆公請  
告歸為壽會肅皇親簡詞臣橐筆待詔齋宮而公與  
焉無何超遷翰林學士故事詞林官獨學士最重虛  
數十年不授一旦授公時分宜柄國不知也尋進太  
常少卿已未典武試柄臣子色迎公若將有謁公徑  
去不顧分宜以此心銜公然竟無以中公以  
上特知故庚申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尋還部  
已改吏部左侍郎癸亥進禮部尚書率歲一遷由少



鄉至宗伯俱兼翰林學士又以學士陪祀 帝社稷  
賜騎禁中少卿服一品緋衣左侍郎祿正二品與讀  
廷試卷皆異數云諸斗牛麟蟒金綺種種匪頒他  
儒臣莫敢望焉公為宗伯念 宗藩日益盛常賦莫  
能供則為約以禮制清其冒濫陳服室有度妾媵有  
數請報有期要以如式諸擅婚野合生者等於宗庶  
第與名糧一一臚列條如故事上之  
肅皇稱善賜名宗藩條例著為令至今有司得奉三  
尺以繩諸藩無敢諱者自公頒行條例始也士上春  
官雲集棘闈下門啓披裘挾冊一擁而入雖有干擻

莫可誰何公乃為約束令士魚貫聽所偕計序次列  
卒夾道以次譏呵傳唱乃入至今士軌于繩墨無敢  
諱者自公乙丑知貢舉始也是歲以宗伯加太子太  
保武英殿大學士與莘亭徐文貞公同心輔政承分  
宜濁亂之後力持雅道以厲世風一時中外若滌而  
清丙寅改吏部尚書官保大學士如故是冬受 顧  
命奉

穆考踐阼逾年丁卯以翼戴功進少保會有 詔趣  
建翔鳳樓時文貞公詣 山陵獨公在直驚曰天下  
苦工役久矣當新政初縱不能勸成節儉獨奈何又

開侈端密疏力陳不可狀

上感悟而止竟隆慶之世土木不興府藏盈溢自公  
疏止樓工始也是歲以公同知經筵總裁世廟實錄  
而前所校永樂大典適成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尋以  
一品滿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  
舍人戊辰典禮闈收士四百是科所得國士最多至  
今中外咸賴其用文貞公謝政為請月廩歲後

上雅信倚公既當國自辛遭際知無不言如取太倉  
羨金增江南織造徵牙簞珍異諸物皆封還內降力  
為勸止當是時言路發舒爭有獻替間不稱旨見謂

賣直沽名公輒從中宛解之絕口不以聞於人嘗曰  
濟濟名碩迪簡在廷吾第以職事還之為提衡平章  
足矣於是百司各展其意無復承望之習或謂公不  
以此時顯揚知交之賢者而伸厥淹抑乃徒聽其進  
退以明無私恐不應古大臣義公笑曰然其人賢者  
耶無所用吾私不賢者耶吾安得而私焉然公不以  
私庇一人亦不以私中一人世以此多歸公今存  
上在東宮八齡公疏請出閣講學諸所定儀節及所  
簡置官僚多自公一品再滿進柱國少師兼大學士  
祿再蔭一子中書舍人初薊遼守臣以虜數闌入請

建成臺文貞公主其議去而有陰撓之者公曰守邊  
先候望暫費永寧何謂非計力持前議成之至今虜  
無南牧稱金城焉薊故有南北軍分閩不相隸公曰  
是欲為犄角適府競端不如隸一帥便乃隸一帥有  
勇畧能扞圉者出尚方所賜文綺勞苦之曰爾有  
功吾當推轂有罪不爾蔽慎毋剝爾致命士而筐篚  
我於是各邊將士感激致仕死虜稍稍遠塞乃有欲  
襲虜邀功者公謝罷之曰固吾圉足矣會虜酋所愛  
孫以內卻未奔而虜首憐欲得之因款閔求市請歸  
我叛人以贖詔下廷臣議言不便者十九或謂此

前代和我覆轍柰何循之公曰不然前代歲致金繒  
約婚姻惟恐不當虜心制媾在虜今天以虜愛孫昇  
我為餌虜願聽要束惟恐不當我心制媾在我柰何  
比於漢唐或又謂無乃為宋歲幣如虜國何公曰不  
然虜今受封號我實臣妾之漢有遺單于且不敢方  
我獨柰何乃於此宋則又難公即不辱費且不貲公  
曰爾度貢市之費與軍興之費孰多則又曰是誘我  
也有如虜得孫而不如約柰何謂虜酋老厭兵而愛  
孫異甚孫歸必厚德我當不背約一虜雛去留何足  
為我重輕殺之適以激憤而啓侮則又曰是徂我也

虜以無用羸馬空我帑藏覘我虛實一旦而出不意  
柰何公謂固然我外與和市而內修備士有餘力而  
虜不擾斯亦間暇綢繆之計也乃俟講間率同官前  
畫其便面奉宸斷衆議乃定至今虜更三世垂二  
十年稱臣保塞長為外藩自公排廷議贊廟謀始  
也虜酋既受封號俘我叛人廟獻而市戮之

上以為公功晉中極殿大學士益尚書祿蔭一子尚  
寶丞初公在政府務退讓推政文貞公既代文貞公  
而諸同事者爭欲得政莫窺公際以為易與耳每一  
疏下人各有心斷如聚訟或有憾於文貞公嗾仇家

上書公愀然曰異時後先政府者遞相禍也私心痛  
之敢效尤乎吾在事終不忍為公所為吾歸矣於是  
同事者欲併去公伺之無所得會公弟齊芳移叅南  
京中督府軍事言者附和指以為私

上信公無他眷遇如故而公固心念父母高年亟疏  
乞身至六七上愈留愈懇

上不得已賜乘傳歸遣行人護行有司月給廩石六  
歲給輿役八璽書褒美稱引宋馮京王溥故事謂  
公以及弟執政類京以執政歸養類溥兼千古兩盛  
云公歸則以歲時紆蟒曳玉率子姓數十輩前為父

母壽如是者十餘年蓋 父母亦蟒玉而安公鼎養者後先餘三十年公顧子姓曰昔仲由恨負米曾參悲千鍾今賴主恩多於曾仲二子天假我厚矣居久之父母以天年終公老矣猶孺子慕公冲夷有度接引天下士雖後進遇如曹耦身雖貴與人如布衣時避遠權勢惟恐為忌府乃其中有介然不可溷者方公秉政以休休涵煦天下天下若忘公賜者及去而代者稍用其私臆挾威福以行天下乃益思公萬曆甲申公年七十有五矣時里中有病者忽忽如過一字殿謹封識以待主者問之為董允後身興化李公

又有絕而甦者自言見一朱衣奉錦詔自帝所召公是年三月十九日公薨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三壇使使治塋贈太師謚文定又蔭一子尚寶丞所著有遺安堂集十二卷藏于家配贈一品夫人徐氏長公一歲以季夏再旬有六日生歸而食貧被䟽素操井臼佐公及貴如初逮事公會大母大母母三世皆老人易患夫人承顏順志務權適其心公內直夫人竟夕俟公寢客至命酒一呼立具若素辦者善遇諸側室而子視其子有小星樛木之風初公為弟叅軍翰國子生不中貲夫人

脫簪珥佐之公每將父母于邸輒出所賜金綺俸薪  
陳于前懇請所以與中分其弟參軍不索留人以此  
難夫人能與公同心亦以此難公能使夫人同心嘉  
靖甲子夫人年五十有六矣是年八月十六日先公  
卒公八男子茂年尚寶丞先卒娶宗繼仲贈封俱安  
人茂材尚寶丞娶表茂德順天治中娶趙封孺人茂  
功中書舍人娶徐皆夫人出茂業國子生娶華側室  
畢出茂中聘于學憲女茂和茂對未聘側室徐出四  
女子出夫人者適國子生王之麟以節孝旌出側室  
揚者適龔太守子國子生廷甲嚴少保子國子生澍  
出畢者受許理問子汝弼聘孫十六人茂年生思忠  
思義思孝思恭忠義俱國子生茂材生思敬思誠思  
明俱邑諸生茂德生思道思進思通茂功生思謙思  
睿思聰思極謙睿俱邑諸生茂業生思恒思兼女孫  
九人曾孫九人允升允貞允亮允維出思忠繼為叔  
義後允哲允杰出思敬允孚允迪出思誠允弼思出  
睿曾女孫五婚姻皆名家語具狀中初徐夫人卒也  
公以父母在未有所請公薨孤茂材等乃為請卹勅  
有司營塋句城塘之所是歲十月七日諸孤乃奉公  
喪啓夫人窆合烏伴來以公門人大學士晉王公狀

屬予銘其墓予故出公門下雅辱國士之知又從密  
勿中檢公遺草知公甚悉乃次其行而銘之曰銘自  
昔名世降嶽乘箕緋衣錦詔於公何疑

列祖付托明神護持晚而遇主特受異知繫公體

國寧負恩私營構內停科條外釐明明藩令自公

定之赳赳邊籌自公運之盈庭道謀折其參差入

幄嘉告畫其便宜勇於善勞怯於伐施衆躁我靜衆

雄我雌自後者先自規者隨為李受謗為親請耆鼎

養三紀顏承十碁經國有體庀家有儀雙壁同埋句

城之垂是惟故鄉魂魄樂思恩光下燭幽石在茲

太師李文定公傳

王錫爵

公諱春芳字子實始祖海一世居勾曲之朱塏村數  
傳至旺二旺二生富一富一生樂易於公為曾大父  
始渡江至安宜已又從安宜徙興化生旭旭生永懷  
公鏜鏜即公父也自樂易而下俱隱德弗耀以公貴  
累贈誥偕一品世敦謹樂誼喜施纖畜積聚耻隨俗  
俯仰至永懷公乃業儒美丰儀居間寡言笑於物無  
忤人謂李氏世德必有興者乃以正德庚午季冬之  
望舉公公生而神穎不類群兒常有神叟龐眉鶴髮  
掖之行他人弗見也一日當午忽指天語公雲中鼓

吹導引公仰視遂失叟所在人益以為神辛卯與計  
偕上春官歸詣海陵王良東城林春講性學已復師  
事湛公若水歐陽公德無何湛歸歐陽門客日益衆  
談議鋒出質言盈庭公徐以片語剝剝各適其意歐  
陽大奇之自以不如也尋教授江淮屬大侵宗人幾  
不自存公乃出所得脩脯佐給之不足則解佩乃得  
稍稍免艱食客言君在豈罄而好急人之困設有不  
繼柰何公終不顧其懇惻如此丁未舉進士太常奏  
對第一

上親引見勞問先是邑賓興令舉酒屬公雲爛然五  
色人以此吉徵當公至是中外鼓動咸稱人瑞然公  
顧獨循循如無有遺書戒人毋敢驕貴毋怙寵凌物  
以法約整齊宗人宗人壹稟於節抑公既以射策掄  
魁柄用不次感遇恩厚矢心報國凡再入春闈奉及  
簡命主試所得士斌斌前後莫敢望會有 詔命公  
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  
上左右而情游解嫚漸以成習即一旦筦事柰何乃  
為瑣科條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巷一時  
煥然

上方綜核名實陰以他事部勒館中後進諸賢意已



有所屬乃特 旨召公入內直超遷學士太常少卿  
賜一品緋衣蓋異數也自後恩寵日盛由吏禮二部  
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 天潢  
日衍廩祿不繼公以便宜處議為書上之有 詔允  
行賜名宗藩條例自是流靡稍節元元乃蘇未幾  
勅叅閣務武英殿大學士加官如故公既與徐文貞  
公承分宜之後同心輔政力振頽靡海內翕然回嚮  
已後同文貞受顧命事

穆皇帝於亮闇誅左道錄言官蠲負逋中外欣欣以  
為太平復見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  
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  
駸尋大興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

上方銳意中興又知公習故諸建白疾於轉圜隨奏  
隨可如罷太倉羨金罷織造歲幣牙簞珍異一切無  
留行而臺省復以上書應 詔語稍侵中貴人乘間  
泣懇

上前

上大怒幾出不測公力為言此輩朴忠無他腸願

陛下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於是薊遼諸帥臣言沿邊鎮垣當虜衝宜戍  
臺以便防守好事者數持異議以陰壞其說公正色  
直言臺成之利虜不得蹂躪長驅獨柰何惜小費不  
計大利乃得請至今備禦賴之故事邊兵土著勢相  
不一分後稍用南人於是有南北軍桀黠不相下猜  
疑螫忌幾成大釁公慮變生肘腋乃以屬主將陰折  
其睚眦齟齬事乃定其秋虜騎突入宣大門不及謀  
公曰羸粮躍馬所以從時今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  
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

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  
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逞相率北徙遠斥堠諸將欲  
因深入擣其窟穴公以為開邊啓釁不便而把漢那  
吉獨以勢窮單騎來奔把漢那吉者虜酋唵達愛孫  
也唵達索之急不得要領願歸亡納款貢和稱臣  
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辯不決或言從之便或言  
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  
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昏今納款稱臣體統  
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  
其請而聽之彼喜於得請德我必深為盟益堅虜以

貢為名我以貨為市計數十年之市孰與一旦用兵之費况虜在得請不得不已殄無益之空質啓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為懷柔拒虜為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萬一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守為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慮其敗乎於是上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道俘廟獻而市戮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按堵幾二十年公居常醇謹言若不出口至國是所在毅然不可奪

上尤以此重公從知

經筵脩

實錄

大明會典

永樂大典以六載考累晉少師兼太子太師柱國中極殿正一品俸蔭中書舍人者再尚寶司丞一功烈震主人臣極矣於是乃嘆曰物禁大盛吾安知所稅駕乎乃疏歸養中使諭旨章凡七上乃得請勅獎馳驛行人護送有司月給米六石夫八名 陛辭上目送之良久已又令祠郎部捧 勅存公於家公既歸則角巾私第歲時伏臘羣諸子姓緋衣蟒玉奉觴尊人前壽已復從里中鴻生鉅儒及諸後進里區謁舍講論道執間或娑娑里社從三老問年穰匱或浮白談劇巢雲終老不復知人間事可謂功名成全

孤標寡耦矣公性至孝又好急窮交少善新城令顧  
永平令李國博鄭三人相繼物故而顧與李客燕無  
所歸公無為殯而歸之方顧垂絕困甚意恨恨不欲  
言公知而袖百金往顧見而且暝曰何以報公王錫  
爵曰予以史官事太師者五年觀其疑立微睇於智  
勇爭勝之中唱而後應其卒以功名終始夫水扶挾  
石山靜出雲大人之道則元氣乘之顧豈在聲色間  
哉比予過故里父老為余言公少時夢之帝所甚樂  
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二祖御而引之曰大事付君又一夕夢

英宗故相高少保取其扁授公曰而嗣我而嗣我如  
面命神哉惟申及甫固不虛生嘉隆間宇內太和蒙  
業至今有以也夫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

王蒙屏

太師謚文定石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狀

萬曆甲申三月十九日致仕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石鹿李公卒于

淮南里第公嗣茂材輩詣闕告哀且謀所以紀諸

玄室者將斬銘于元老乃奉遺命譜公生平屬門下

士王家屏次為狀狀曰公諱春芳字子實其先句容

朱壩村人也始祖曰海一公某數傳而有旺一公某

同產三人仲曰旺二公某旺二公生富一公某富一

公生樂易處士秀有質行善讓渡江凡再徙而至興

化乃家為配陳氏生朴菴公旭配王氏語具少宰瞿  
文懿公所著誌中朴菴公生永懷公鏜即公父也李  
氏世隱田間受什一至永懷公始尚儒雅雍容而淳  
謹里中稱為長者娶於徐有壺儀事後姑以孝聞語  
具少傅呂公大司徒殷公所著誌中自樂易處士而  
下三世用公貴贈封皆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天  
子所以褒揚隱德備至而永懷公則與其配徐夫人  
曳玉紆蟒後先安鼎養者三餘十年而親元輔之朝  
夕色養餘十年福祉隆昌於人間世無而為初公以

正德庚午十二月十五日生而俊爽穎異永懷公  
心異之為兒時出入常若有一老父提挈之者一日  
日正中引手向空中指謂公曰若見天上鼓吹迎狀  
元邪公仰視則老父忽不見始驚以為神云公初名  
果垂髫詣邑試而邑令陳公大奇之曰是子當以秀  
名震天下為改今名公自是文譽日起袞然冠諸生  
嘉靖辛卯以詩登應天賢書壬辰罷計偕歸乃就正  
於海陵王公艮林公春尋遊南雍則師事湛公若水  
歐陽公德聞理性之學居無何湛公去一時人士卒  
業歐陽公所者人人爭出所見相辯難譁然異同公

從其間徐以單辭折衷衆乃皆誦歐陽公以此益器  
公曰吾不如李君李君大器當晚成耳公既歸則授  
弟子江淮間而家故貧所得諸弟子行修輒分散與  
貧交疏昆弟橐已空而猶解佩贈餓人不少怯或從  
容諷公稍居贏自為計公叱之曰此非爾所知緩急  
人時有也橐金安足惜蓋公自家食時而識量宏遠  
已如此公凡五舉進士不第顧益肆力于學志雅自  
負而又屢有吉徵嘗過邑故相高文義公里文義  
皓首龐眉立屏間揖公與語手坊額授之曰繼我後  
者子也又夢高皇帝御便殿成祖侍為一緋衣

象簡道于公至陞前蒲伏聞天語我家又得此人俄

而二祖降座謂曰我家大事以屬若公覺心獨喜  
丙午秋上公車邑令勸駕甫命酌則五色雲爛然起  
映席間令驚曰此韓魏公臚唱時祥也酌而賀公明  
年丁未春試南宮瞿文懿公得公卷讀至所為禹稷  
憂民篇擊節嘆曰此生當以天下為己任者首薦公  
既廷對所射策稱旨遂擢第一人公賦詩有云平  
生溫飽非吾志喜際清朝翊聖明識者已預卜其公  
輔之業矣前臚傳一日方與客會鋪或招公出以及  
第報公公返坐自如至罷酒無幾微見顏色或詰之

但曰傳聞拙卷亦預進呈百衆以此多公有度已授翰林院修撰尋代草制言綽有訓誥之體己酉滿考封太公修撰太夫人安人庚戌同考禮闈焚香額天祈得真才以效于國收士廿餘人是歲奉命授中貴人書公以為此曹它日且貂璫立天子左右宜及今令稍知理法習畏謹斯所謂童牛之牯也度所能行為立約程日而課督之不為假一時受書中貴人率嚴憚李先生丙辰再同考禮闈復收士廿餘人公居館署十年時時懷二尊人不置至是乞省歸歸而為二尊人稱六十壽綵服觴階下極驩戀戀久之不欲行二尊人用火義迫遣之乃行當是時肅

皇帝以明察臨下數親拔詞臣有聞望者令橐筆待詔齋宮一日忽有旨召公入直踰月超遷為翰林學士時公宜相不與聞意殊不懌然卒亦無能整公則以上心知公故也丁巳陞太常寺少卿己未典武閣方陞辭公宜子色迎公若將有謁公辭曰某銜命恐涉他嫌不顧而去公宜子大慙庚申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辛酉回部管事壬戌改吏部左侍郎奉特旨充廷試讀卷官癸亥晉禮部尚書疏辭上不允蓋公自為少卿至宗伯俱兼翰林學士皆特



命云公既為宗伯殫心邦禮諸所釐正未易殫述其  
大者念天潢蕃衍宗祿歲增而民日困乃講求便  
宜酌其可行者臚列而上之肅皇帝稱善賜名宗  
藩條例至今遵用其議為甲子加太子太保乙丑知  
貢舉先是博士家競為浮靡文體支蔓兼之譏防積  
弛奸利叢生公條奏科指請崇醇雅以端士習而要  
束詳明諸奸利之竇咸塞上命著為令下郡國于  
是文體乃駸駸復古而士習亦漸軌于繩墨至今稱  
申嚴試法自是科始則公所建也是歲詔公以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公再

疏辭上褒答不允蓋公自為學士時即承上寵

眷嘗內苑賜乘輿以五品遣祀社稷以四品授一品

緋衣若斗牛麟璘金綺種種異數它儒臣莫得而望

焉肅皇帝久屬意公為相而天下亦喁喁望公大

拜及白麻下中外咸舉手相賀謂太平可期時首揆

則華亭徐文貞公承公宣後公與之協心戮力振頹

綱塞僻路抑躁競獎貞廉風肅然鏡于至清丙寅改

兼吏部尚書是冬肅皇帝升遐公與文貞公受末

命翼戴莊皇帝登大寶用遺詔在宥天下卹錄言

事被譴諸臣取諸左道為榮惑者寘之法盡洗疵政

與天下更始天下大悅丁卯用翼戴勞加少保會文  
貞公有事山陵公直閣忽 旨下重建翔鳳樓公驚  
曰 主上新即位惠澤未洽而大工遽舉何以慰天  
下望治心且比年公帑匱竭元元彫敝即不能導  
主於節儉獨柰何令開侈費之端長此安窮密疏陳  
不可狀詞甚剴切 莊皇帝感悟而止竟隆慶之世  
土木不興府庫餘貨財則公防漸之功豫也初開經  
筵以公同知經筵事纂修 世廟實錄充總裁官會  
前所總校未樂大典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一品  
滿考 手詔褒勞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官

一子中書舍人戊辰奉 命主考禮闈益矢必慎收  
士四百人文貞公謝政公為元輔 上稔知公清謹  
推心倚重所募謀匡弼委心聽之而公亦自以遭際  
聖明竭忠盡言無所避諱聞 詔取太倉羨金增織  
造徵牙簞珍異芽物皆封還內降力為勸止 上悉  
從之如轉圜當是時言路發舒臺省諸臣競為獻替  
間不稱旨 上疑為賣直沽名有所詰問公輒從中  
宛解之得薄責外則絕口不以間於人公嘗曰凡茲  
有位俱 聖明迪簡在廷吾第以職事還之為提衡  
平章足矣公既無所下侵於是百司得各行其志無

復曩時承望之習即公所知交賢不賢其進退悉任  
之在事者絕不以知交故有所私或謂人情得無望  
乎公曰賢者自無所事吾私惟不賢者乃有舐望耳  
吾安取夫不賢者而昵之 今上在東宮方八齡公  
疏請出閣講學諸所定儀節及簡置宮寮多發自公  
一品再滿 手詔褒諭進柱國少師兼大學士俸再  
官一子中書舍人時薊遼諸邊虜數闌入聞臣請劾  
戎臺以便防守公初與文貞公議未及行而文貞公  
去乃有謂費無益陰撓之者公謂臺備候望我軍所  
恃以為耳目不暫費不永寧柰何言費遂力主劾之  
臺成屹然為關輔保障焉薊遼故有南北軍分部訓  
練鎮守士卒稍不相能公曰安有士不一心而能犄  
角以搏寇者遂易置其帥而統之一自是兩軍輯睦  
坐消無形之隱禍蓋是時邊無債帥其有勇略能扞  
圍者公至出所受賜文綺勞苦之且誡之曰第務樹  
功慎毋剝爾致命士而篚篚我爾有功吾自當推轂  
有罪吾不爾庇故邊帥無所幾幸軍需得實沾而甲  
士致死虜既稍稍遠塞乃有欲襲歟功者公謝罷之  
曰固吾圍足矣襲之未必勝即勝所俘斬不過老弱  
如啓釁何是時邊鄙不聳海內晏如政府間無事而

公念二尊人春秋高再疏乞歸甚懇 上降札遣中  
貴人諭留之公奉札泣曰君恩如是敢言私乎及出  
視事會虜酋所愛孫以內郤來奔而虜酋憐欲得之  
因款閔求市願歸我叛人以贖 詔下廷臣議或引  
前代和我為鑒公曰此與漢唐和我異漢唐歲致金  
繒奉虜至與為婚我今臣妾之矣漢唐款和在中國  
今款和在虜我目而聽之彼樂得孫且厚德我而盟  
堅不得彼求且無已繫之何益且虜以貢為名而我  
以貨為市取貢市之費與軍興之費較之孰多寡哉  
或又謂虜情叵測彼將狃我而安受吾賜公曰是則

然矣夫備不在我乎和而修備彼何能為乃約同官  
候 上御講筵前畫其便遂得 俞旨而議始定虜  
酋受號稱外藩且歸我通俘 廟獻而市裁之 詔  
進公中極殿加支尚書俸官一子尚寶丞自是不侵  
不叛岳十餘年惟斷乃成公其有為公嘗謂公家之  
事非一人私所貴大臣開誠相與無猜嫌期於共濟  
而已因課庶吉士舉丙魏同心輔政為試目款以風  
共事者既見其不可又心念二尊人甚獨柰何緩一  
日養而殉三公乃懇疏乞歸至六七奏不已 上顧  
左右曰元輔何亟求去若是對曰元輔親老 上留

適苦之爾於是上重違其意特允致仕降勅獎諭乘傳還里遣行人護之有司月給廩六石歲給輿人八名制詞云由狀元為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溥見榮於當世古稱盛事今乃兼之海內競傳誦其語為公榮時辛未夏六月也公既歸淮南閉閣却掃不通干謁日就子舍侍二尊人養歲時伏臘或二尊人誕辰則服蟒玉率子孫前奉觴為壽退自慰曰季路累首列鼎乃有負米之恨曾子與仕三千鍾而心悲予所處多於曾季二子天假我厚矣然孰非主恩哉居數年而二尊人相繼以天年終

公老矣猶纍纍孺子慕蓋公於二尊人生事死哀純孝一節如此公即為相而田宅一無所益於舊無亭榭林墅游觀之娛里中士人則相與構書院一區以待公公與之論道講藝其中族聚甚盛廣陵諸儒生故從公游者亦時時來會莫不虛往實歸公暇則延諸同游故老班荆為會引滿浮白大有洛社之風焉夫當公在相位時以休休涵煦天下不務為赫赫而天下亦安受公賜若與公忘之者及公已去而代公者稍用其私臆引繩批根尚機權刻峭而天下乃益思公日偵公起而公已與世忘矣公家居數年而病

目後稍稍瘳瘳又復病然健無他恙一日忽寢疾  
三日儼然正衣冠而逝得壽七十有五先是里中人  
有病篤者忽忽幻遊如過一殿宇扁鑰甚嚴問之吏  
答曰董允封識今將返矣更問為誰曰即汝與李相  
也又有絕而甦者自言見一朱衣人捧上帝錦詔召  
公喜古所傳降穢騎箕之事豈虛哉訃聞上震悼  
輟視朝一日賜祭十三壇使使治葬贈太師謚曰文  
定仍廕一子尚寶司司丞並異數也公為人儀觀其  
修頎然玉立色溫而氣和其與人處不為噲噲態久  
之愈益親絕無崖岬之行求異於人而其中自有介

然不可溷者性素冲靜平居澄神定慮終日默坐即  
朋儕紛集或聲色滿前凝然若未嘗有旋復展卷披  
誦理解味決意豁如也蚤歲見真丘二先生所輯補  
大學衍義書手鈔讀之慨然太息曰嗟乎宰天下當  
如是矣平生敦厚於人無所毀譽自其始仕以至為  
相未嘗以私憾中一人亦未嘗以私厚庇一人器度  
沉深人莫能窺其際而厚於倫品公之弟曰叅軍公  
者少時親為授經既而應例補上舍公時祿入甚薄  
為之輸不中貲更出夫人簪珥益之公再四迎養則  
叅軍公從每至公輒出筐篋陳二尊人前曰是為賜

金是為賜幣是為俸是為薪器取二尊人指以公予  
叅軍公未嘗私有所居積要以得二尊人意為驩公  
始與其同邑三人相友善而三人者皆不祿其二乃  
客死公賙之殯之又厚恤其孤底于成立夫公德澤  
所施濟業已溥既天下諸如此類特其微者固不能  
盡著然亦可以徵公之素已公配贈一品夫人姓徐  
氏夫人始歸公蕭然諸生家不逮中人夫人親操井  
臼泔滌而堂上尊人凡三世考妣皆老白首晨昏  
起居修滷甘旨澣滌縫紉一切取成夫人而老人易  
恚意稍不適已張目嚮之夫人獨能望顏候色一呼

立具無不當諸老人心更以其女紅佐公讀往往丙  
夜乃罷及公登第官詞林而夫人拮据邸舍中綜畫  
織悉曲得其實以是公遂不復問家人事而一意所  
以相天下者當公直法從夙夜在公不遑偃息而夫  
人滋益勤公未食不食未寢不寢公時勞之曰吾奉  
職固然若亦太苦矣夫人曰吾終不敢自安而獨令  
夫子勞公有佐室三人咸善遇之無間言有小星膠  
木之患所生子女齧翼煦濡一如已出而處妯娌族  
黨下至臧獲靡不肫肫有息人交誦之顧竟以勞成  
疾而卒是為嘉靖甲子八月十六日也距其生已已

年六月一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夫人沒時公以二  
尊在堂不敢請卹公歿孤茂材輩乃具疏陳情得並  
沾恩云公有丈夫子八人茂年尚寶司丞先公卒娶  
宗氏繼仲氏贈封皆安人茂材尚寶司丞娶袁氏茂  
德順天府治中娶趙氏封孺人茂功中書舍人娶徐  
氏皆徐夫人出茂業國子生娶華氏側室畢出茂中  
聘于督學女茂和茂時未聘側室徐出女四一適國  
子生王之麟以節孝旌夫人出一適龔太守子國子  
生延甲一適少保嚴公子國子生樹側室楊出一字  
許理問子汝弼畢出孫十六人思忠思義並國子生

思孝思恭茂年出思敬思誠思明俱邑諸生茂材出  
思道思進思通茂德出思謙邑諸生思睿思聰思極  
茂功出思恒思兼茂業出孫女九人一適解少叅子  
國子生汝楫一適閻封君子國子生士聰一適張侍  
御孫國子生効齡一適卞舉人子屏生元英一適張  
舉人子庠生京元一適劉憲副子思述一字夏節推  
子某一字袁太守孫堯袞一未字曾孫九人允升允  
貞允亮思忠出允繼亦思忠出繼思義嗣允喆允杰  
思敬出允孚允迪思誠出允祚思明出曾孫女五人  
長字沈某次字焦某餘未字茂材輩將以萬曆十二



年十月七日奉公柩及啓徐夫人窆合葬于  
建句城塘之阡惟公豐施厚澤流玉夏而精誠靖獻  
獨鑿于帝心世廟嘗諭曰小心忠告穆廟嘗  
諭曰入告之勤乃其淵猷密護則公平生慎默不泄  
草亦隨赫居常閉閣而思仰屋而嘆深沉蘊藉即諸  
子有不得與知者門墻下士何繇仰窺盛美罄其揄  
揚聊据所譜行略叅之見間麗以年歲著其梗槩以  
備采擇惟名公大老惠而賜之銘以垂鴻金石則公  
所藉以不朽矣謹狀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

太保謚文端陳公行狀

張佳胤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南充陳公卒  
於里第天子聞而震悼為輟朝下諭大宗伯是惟  
我皇考舊冢之臣一切卹典有司具聞於是遣行  
人董道醇治塋及祭祭為壇視一品例而加二凡十  
有一贈太保於是太常以謚請天子若曰不後其  
君之謂義動協道諸之謂禮守禮執義人臣大節先  
朝太保王直太保周經太子太保吳一鵬今朝太子  
太保高儀太保吳山皆以名德股肱令終若始謚曰

文瑞今太保陳某實不愧之其以文瑞易名於是冢  
君學士于陸謀所以侈大國恩垂公行業伐石以  
俟鉅公大人之志若銘而屬某狀其事以備未某為  
里中門下士故習公所願為執鞭者也公姓陳氏諱  
某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順慶府南充縣水  
西里人蜀士族多僑徙惟陳為土著占籍平川九百  
年東漢陳著作即壽者為邑人其墓宅讀書巖並近  
城隅郡陳姓者咸稱為苗裔而世邈莫考惟閭公陳  
秦公則公其後云閭中之陳故家南部西水去邑僅  
百里今郡有華池陳氏家藏譜牒內稱十數代有祖

曰彥真世系詳核公之上世祖曰彥良則華池平川  
二陳均出於閭可徵信已公以彥良為始祖彥良而  
下更數世元至正間有興者為公八世祖興生思誠  
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俱受耕平生紀始用儒起家  
為郡學子弟紀生衡貢為大理府學訓導配蒲氏衡  
生信貢為太學生配蒲氏以戴氏禮世其家信生子  
四長大道中正德丁丑進士尹南昌終慶陽府通判  
次大策是為公父配王氏次大學次大猷貢為宿州  
學正自訓導公而下凡四世俱以公昂貴贈光祿大  
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俱

一品夫人公文倜儻尚奇節焉於孝友一切隱德具載廣陵李文公內江趙文廟志表中公母有身時夢一星如月狀光燭庭堦驚而拜之忽有神人自天下授以研夢覺以語公文公文喜曰此貴徵也天將顯融吾陳賜而子以文章華國手已而公生公自幼岐嶷警頽動舉在雅有威儀性不好弄識者知為公輔器伯父進士公早罷田里嘗鞅鞅不樂每見公輒喜曰吾陳四世受耕三世受讀為郡望族其積累之德鬱而未望行且在孺子乎公聞益發奮下帷與叔父學正公自相師友傳綜群籍析極理宰甚至忘其寢食

時公文折箸生產家常屢空而公志益振解所憂歎有日者奇公異日當為名宰公文喜而撫公曰有如此擢第為名邑宰吾安得拮据乃爾公掩鼻而笑曰邑宰宰也天下亦宰也安知不宰天下乎父愈奇之嘉靖戊子公年十八一試有司遂屈其儔伍以儒生應省試不第尋補郡學弟子於是耆儒宿學相與目攝而畏之庚寅娶王夫人辛卯應省試時京朝官主試事監察御史河南熊公爵主簾以外與諸執事亦閱定諸士卷佳者取如額以待比填榜內外合者四十餘人公名在外簾高等熊公爭之不得遂擢入大

益書院明年歸益肆力群經左氏周禮先秦諸書手  
箋口課其學沉浸澹淼不可津涯為文一稟古昔間  
示人或不知所自出讀之不能句頓視博士家言茂  
如也同時友相顧笑曰君志良善近代名家言具在  
坊肆中何乃資章甫適越以左時尚耶公笑曰我與  
我周旋又寧作我倘吾業成直當求知音於千古左  
不左何論哉丙申食餼庫郎學丁酉舉鄉試第十五名  
辛丑舉會試進士二十七名時主考文恪溫公仁和  
蜀人也得公卷喜甚雅欲以魁禮經士不果廷對策  
條荅明晰作字嚴楷人咸以鼎甲屬之又不得也是

年選庶吉士猶錄取諸進士射策膽博者公遂膺選  
教習為內江玉溪張公潮雅重公公立志堅苦執趣  
遠大作為文莊嚴爾雅有經天下之氣張公評曰之  
參井岷峨之秀盡在子矣閣試文淵閣賦公居首其  
詞曰乃有玉堂之傑耆宿之倫贊巍巍之大烈稱休  
休之上臣提七星以平四時之氣穆三階而回九寓  
之春調和萬幾若太羹無味而衆味咸適包羅億品  
若大匠無能而衆能畢臻委神功於不宰登昌運於  
維新固將與臯夔說旦相仲伯有不知蕭曹房杜為  
何人首相分宜嚴公嵩讀而賞之曰此子氣槩非常

咄咄逼人他日所就何言我輩癸卯授翰林院檢討  
十二月奉命冊封伊藩乙巳還京二月管理文官  
誥勅先是典制者參用部屬進士久之其選浸猥  
濫習為繁辭溢美失王言體閣臣乃疏請釐飭以翰  
林有文學者五人為之而公與焉七月遇廟建恩  
封公父如其官母為孺人十一月充大明會典纂  
脩官公在詞林狷介自喜不能隨衆徵逐獨與錢塘  
文端高公儀華亭宗伯陸公樹聲為金石交以道義  
切磨相得驩甚時稱翰林三益云性尤澹約簡交游  
造請屏騶御之飾日令兩蒼頭控款段趨朝署軸金  
匱石室之藏務竟其業歸則掩閤據几哦誦廳事前  
治畦種蔬門無雜賓歲俸多以購書家無儋石之贏  
不復顧問吏隱金馬瀟然自得也遇大官貴勢多方  
遜避惟恐為所籠罩時貴溪相當國勢張甚陰求詞  
林中材華藻麗者為代撰青詞因及公意甚專懇公  
攢眉婉語詞臣為賦主上視草執觚牘奏相君後者  
自有人非吾事也明日遂杜門稱病上疏丐歸下吏  
部同年有愛公者咸謂不宜示人以迹力勸止之貴  
溪覺其意恚甚自是不以文字相屬矣丙午九月三  
年考績文毅張公治署其考曰學深造而自得行端

謹而不浮典實之文可代王言沉厚之器允堪公輔  
丁未二月禮部聘充會試同考官拔進士胡正蒙等  
若干人內如江陵少師張公居正歷城文通殷公士  
儋鄆縣宗伯汪公鏜平湖司寇陸公光祖歙縣少司  
馬汪公道昆當世知名之士而登揆席者二人前所  
未有者公既忤當軸復不能以病請適公父就養邸  
舍遂請給假送親回藉得旨俞允猶尚用前事自  
引公之直節不變終始類如此戊申里居常讀書朱  
鳳山寺足跡不涉公府己酉丁母憂哀毀骨立壬子  
三月北上除原官七月進內書堂授中貴書八月充

裕邸講讀官同事者為錢塘高公命下即聞計

去以新鄭高公代之公儀度莊偉音節明鬯春秋進  
講每當君德治道得失理亂之際未嘗不反覆開說  
穆宗莊皇帝雖拱嘿不言必竦意聽焉甲寅正月  
考六年滿丙辰充廷試受卷官冬考九年滿陞翰林  
院修撰戊午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時館署  
陞擢多詣執政閑說以為常公望資淹久自處泊如  
士論益高之穆皇養德龍潛公與新鄭高公夙夜  
祇事匪懈至是七載矣初兩邸並建世廟意指  
本有定向第號位未正群望頗鬱新鄭與公皆巋然

身繫朝野之重京師薦紳下逮走卒每直兩公聯鑣  
街衢輒指目相慶曰不知其主視所使如兩者真宰  
相器蓋國本有屬復何疑耶然而他邸官侍思啜汁  
者衆論論比附規非望萬一旦夕猶未忘於心哉造  
設機鍵宮掖中曰世廟神明既不可輕撼則為飛語  
中之分宜相如彌遠新息之說流播士大夫間至有  
形之章疏者曰世廟春秋漸高厭聞諸嗣事一日  
世皇手劄下文貞徐公曰今疾病多形體弱目下便  
至卦盡之年宜卷身奉玄傳縱不可延者不然恐後  
艱醜耳又曰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徐公奉

諭吐舌不知所對公微聞之與新鄭公相向攢眉惟  
恐釁端叵測如宗社大計何數年間非時密造徐  
公商圖調護一面密啓穆皇慎舉動並密誠邸  
中左右謹口語焦心瘁志髮為鬢白一日分宜子世  
蕃以父命召新鄭公及公譙語屏左右不覺膝之前  
曰蕃不自外竊有扣也稍聞宗殿下睿意有疑嫌於  
冢大人者信否鄭新公好為譎語解分不甚當窺公  
獨語莊曰斯言胡為來也為斯言者不過以儲位尚  
虛假煽浮囂搖動君相間寧知君相之心固已  
久定無可猜者耶蕃拱手謝曰誠是誠是然君何以

卜君相之心確然定也公曰吾以 皇上之命召  
及尊公之題講讀官證之雖有浮談累千吾弗慮矣  
蓋世廟命 穆王名取元首在九域上明示承乾  
御寓之義而故事 藩邸講讀官宜用二檢討分宜  
於 裕邸獨用一編脩以示崇異故公舉此為之解  
蕃即告其父積疑遂釋嗣是新鄭公擢祭酒去不預  
講讀公侍 裕邸九年餘在諸臣中勞獨久而  
穆皇亦注念特甚嘗手書忠貞二大字又書啓發弘  
多四字以賜他 恩數賚予不可勝紀庚申九月間  
父憂特 遣千戶李銘以文賜祭仍賜贖金五十兩  
路費如之絲段八表裏面辭之日恋恋若不能舍親  
發睿音云途遠天寒切宜珍重蓋特眷也十二月曆  
公父於平川祖塋之次辛酉 景邸之國 命下公  
北向稽首再拜曰此 社稷蒼生福也是年秋學士  
君舉鄉試第四人癸亥三月起家五月除原官六月  
再管理 誥勅甲子二月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  
事總校永樂大典四月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  
事公設立規條嚴而不苛是秋東南髦雋來應畿闈  
試涉冬則四方舉子咸卒業大學爭願摳衣請益公  
一一甄其秀穎而獎接課執之外循循以德業相規



勸所薦寵造就甚衆十數年後多成顯名膺仕每來  
晉謁各稱述疇往以公爲知己公但領之亦不甚記  
憶也乙丑七月陞禮部右侍郎九月轉左侍郎丙寅  
五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總校永樂大典  
教習庶吉士公模範端整而太和之氣藹然薰襲吉  
士月有課藝常手自竄削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今  
台輔卿列諸公多出自門牆每談及必曰吾師偉人  
也一言一動無行不與二三子豈直霑益文字間哉  
是時高文端公已晉大宗伯入直撰玄儀諸文次且不  
樂一日戲公語曰公昔不肯作青詞今行且及矣  
公曰安知我不能力辭耶迄不與事而文端後徵致  
人言用爲口實嘗拊膺歎曰吾終以此愧陳公丙寅  
十二月十四日世廟晏駕是日迎請穆皇入宮  
廿六日登極公以從龍之舊蒙召接賜賚加等  
丁亥二月發手勅原講官陳以勤陞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同徐階等入閣辦事疏辭不允蓋吾  
鄉文忠揚公以正德丁卯入閣公大邦亦以丁卯人  
謂爲蜀文明之祥會六十年而周非偶然者當知上  
之踐阼也天下顛顛想望太平公自以舊臣蒙眷  
渥爰乃首上謹始十事疏一曰定志二曰保立三曰

畏天四曰法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觀八  
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奉公肯嘉其忠愛懇切  
時高宗伯履公疏亟稱切於新政可為聖明保  
大嗣服之助而臺臣有言陳某未入閣而先陳十事  
即唐姚元崇十事要說意也事事裨益君德句句  
關繫政體字字切中時宜當命中書官大字楷書一  
帙置諸座右時復細閱而紬繹之或賜面問使之敷  
陳詳細務得肯綮四月充世廟實錄總裁官知  
經筵事以重錄永樂大典成加太子太保兼武英殿  
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五月聖駕幸大學命分

奠賜羊酒鈔錠八月遣祭先師孔子九月以大慶  
加少傅兼太子少傅戊辰二月冊立今上為皇太  
子時甫五齡遇公等於御道西召公等謂曰先生  
每辛苦公頓首謝因勸殿下宜讀書學進皇太  
子顧公而曰我已讀三經矣又曰先生每請回如是者  
再睿音清越不懾不驟公出而手加額曰聖祚  
千萬年慶也是月學士君中會試第三人三月廷試  
二甲第七人賜進士出身公當為讀卷官引嫌請不  
預兩疏乃得允也華亭文貞徐公階宿德重臣奉  
世廟結知最久每當裁決密務同列者唯唯趨和新

鄭人叅政路也遇事引當石激烈敢言比朝事維新  
介恃舊恩愈益發舒常數有所侵越徐公積不能堪  
嫌隙遂生會科道諸臣相繼攻新鄭甚力新鄭竊疑  
華亭陰主之亦頗嗾其知厚者起擊華亭以相報復  
於是宥密之地角黨峙立幾成仇府公雖與新望雅  
善然事徐公素謹獨中立如砥柱無所倚附徐公察  
公質厚無他腸信不疑新鄭旋亦以病去無何華亭  
亦致其事歸同事者為興化李公江陵張公頗相得  
公每謂朝廷置輔設叅當以協恭幹國為務或果  
於自專不樂人言或過於引嫌不肯盡言皆非人主

上虛懷屬任意也公以秉正持廉居間兩公者調輒  
百度酸鹹相濟若諧金石及當大事決大疑利害所  
關義色昌言勇若賁育不可奪居常自謂吾冲和夷  
易不若李公聰明識達不若張公至於鎮定不搖况  
决能断亦有微長即兩公推許亦如是云公嘗言鼎  
輔之任當以威福歸主上公議付大廷處心虛守  
已廉提挈維綱蠲去煩苛進忠賢抑躁競恬然而下  
理矣凡祖宗時格法皆常兢兢慎守間有一二廢  
墜時取脩葺之徒論議紛紜無益也又言大臣體國  
忘私寧使蒼生受其利而已無其功名自古豪傑功

名彪炳皆是後人忻慕而稱述之彼其人決無喜功就名之心若有此心則設張厝施必且幸鬲矯拂何功名定紀耶是時有聞公之言者竊媿其平平無奇而不知後來自用賈躉之端公預覘之矣以故隆慶初年巖廊畫一海宇和寧公所維匡調劑居多乃公意亦私憂深念痛積習之不振非頽然自托昔無為者也直欲奉法順流投之中機會不樂紛更驚擾耳當是時 穆宗敦尚淵默自 朝講外希與群臣面見決事即百司章奏上畧覽玩輒下閣臣擬票亦不甚有可否增損而貴近乘間隙多緣內降得橫恩者

又未必盡出 上意指公憤之甚慨然曰天下安危所係政事大柄 上既油然自釋萬一為奸人所竊如正德初年故事吾輩安所庸其力乎此事外庭不盡知吾為親臣當力言之即獲罪勿恤矣遂上勵精脩政四事疏首言今之政失於寬而蔽於姑息今之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勵精振作其機在 上其一請命司禮官將日逐文書類進擇 便殿凝神靜坐其中一一覽驗施行庶政體漸次通達且使左右不得窺其踈其二言 上又紹寶圖於言也有所聞而無所問於事也有所知而無所命神明之斷未彰威

柄不免稍稍在下宜躬親決事時有所予奪操縱以  
收大權其三請面延見大臣發圖天言下問俾之口  
對狀以通流精神決去壅蔽其四言旨從中降者  
漸不可長宜以法裁諭使執常伯之職近日月之側  
者各有嚴心而不敢肆四事皆聽肝膽犯諫不諱劇  
切哀闕貴近他人所齧舌不敢道穆皇覽之稍  
感寤已諭令司禮官日設文書案如先朝法會同  
事有相媚者闕令留中然疏已傳播於朝紳矣庚午  
三月從一品考三年滿賜羊酒鈔錠給授柱國廕一  
子中書舍人時內江趙文肅公初登政府銳意有所  
建樹聞公從頌以審酌時宜為規文肅不謂然而會  
新鄭起田里以閣臣掌銓曹事文肅公欣然曰天下事  
當整頓者多吾與高公共圖之耳故新鄭公再起與  
文肅公相引重意款密甚然文肅喜因事致功新鄭  
亟欲引繩批根所不快意者其趣公私固章盾甚文  
肅未之寤也江陵方且用術鈎致其間欲使交閉而  
已收漁人之利公已燭見其微歸志遂決自以荷  
國深恩無能報德塞責因再上時政六事疏一慎擢  
用請重科道吏部三衙門之選必才望茂著者乃待  
以不次其餘但照常推舉至於各部寺屬南京科道

各府藩臬亦宜簡擢京堂以均任使二酌久任郡縣  
有司治行著聞者勿輕轉徙必以六年為期仍議超  
擢以酬之三處賊吏有司犯入已贓私亡但免官必  
嚴助邊重者依律問斷四廣用人請科貢外別開一  
途以待豪傑軼材之士五練民兵於畿內八府畧倣  
古田賦出軍之制編僉果銳登戎名尺籍量蠲徭役  
無事放歸田里脫有虜警一檄召而數萬衆會可壯  
京師六重農穀選用大臣一員如古兼判大農事以  
總攝各巡撫官督課農務及令有司積穀粟設義倉  
以備荒歉奉 旨稱所奏深切治理具見忠猷後來

在事者多承而見之施行本公條畫也趙文肅公時  
以閣臣掌都察院覆公處賊吏疏其核曰公志潔行  
廉故斥惡貪墨言之痛切如此真馭吏之鍼砭也是  
年秋公遂連章乞骸骨當三疏不允時江陵公詣公  
曰故事閣臣求退疏三上 溫旨慰留即可以出矣  
公作色曰吾幸為主上知眷亦未嘗見棄公評欲止  
即止何事取屢牘為文獻吾自鑒盈虧避盛滿慮定  
乃發不得請故不已公意良厚似非我知者至四疏  
上益懇迫 上知公志不可奪乃降 旨云卿侍朕  
藩邸啓沃歲深簡任內閣尤資匡贊方切倚毗乃屢

引疾求退慰留再四情詞益懇茲特允俞加兼太子  
大師吏部尚書餘官如故致仕仍賜耕犂諭給驛差  
官護送有司月給米六石歲撥人夫八名應用以稱  
朕優禮輔臣之意卿宜慎加調理以俟召用 恩禮  
綢繆醲渥近世罕儷當公之浩然始決筮也相知者  
多以六十非引年時且 上意方傾嚮為勸沮公曰  
稱俗無不散筵席然亦有主人色倦而客尚留戀者  
有酌酒罵坐而從者去孰若威儀秩秩一辭而退之  
為美耶吾今後急流中奉身去尚可附古人止足之  
義一旦筋力不支為 明主所厭是驅迫之行耳止

足謂何陞辭之日 穆皇目送依依而公亦感泣薦  
紳傾都城走送填溢廣寧衢中咸瞻望咨嗟歎羨以  
為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之圖繪至今評近代大臣  
出處者未嘗不高公之明決真如鳳翔千仞蟬蛻氛  
埃敲塵之表與日月爭光可也自公歸後趙文肅尋  
以考察事與新鄭左明年興化李公以人言去越三  
年新鄭得罪叵測去國傍徨之日歎曰陳公真聖人  
也迨今傳為談實至江陵公晚節抑又不及諸公於  
是士大夫交口稱公炳成遂身退之理見微而知清  
濁先幾早決非獻哲不足以當之公起家書生立

朝三十年雖以文章經史踐歷清華然平生一以忠誠自結人主無左右為之道地衆圓獨方人進我退貴溪分宜勢炎灼人皆無能以銖髮加於公之正及在禁閣則華亭新鄭江陵諸公相踵尋齒牙仇若賢首而公一無所偏主三公皆先卒公公常自笑以為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終其身卷舒從道無撼頓顛覆之憂無瑕類疏罅之恨其未老而去位則自當宁以及朝野無不噍然以靡竟厥施為惋惜里居十七年士林無論知見與否每屈指一代鉅人矚然光明俊偉者必首及公其盛德光美見於

綸誥宸敷奉

穆皇勅諭稱公曰淳德應期宏才命世實簡掄於皇考俾導輔於冲人非光舜不陳有朝夕敷陳之益以社稷為悅有左右調護之忠又曰履正奉公心克勤於體國集思廣益量每廓於容賢又曰嘉猷入告常先天下之憂正色立朝深得大臣之體奉今上勅諭稱公曰難進易退屹然舊人之典刑後樂先憂卓爾大臣之風節見于名碩之稱許華亭徐公嘗語人曰陳公誠臣也厚重方嚴能任大事福德非諸公可及江陵張公高岸自標尤慎許可獨嚴事公曰古稱垂紳端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惟



吾師是當之興化李公曰陳公可親如蘭不可犯如山忠厚正直當今一人而已今少保新安許公曰古稱君子三變望之儼然是大臣之體即之也溫是大臣之度聽其言厲是大臣之節三者吾師具有焉見于門牆諸士之頌贊有曰公之材品如商敦周彝樸然純質而雲雷成文人摸其工而不得公之事業如泰山嵩岳巍然獨立而龍霖自運世受其利而不知有曰匡護國本勞於園綺之羽翼抗慨言事比諸弱翁之識體質行純粹有若君實之勿欺驪脫三旌又如赤松之明决有進曰而穆然和衷若北丰之調元氣退而挺然勁節若砥柱之障狂瀾臨事則風未凜如功成而觚稜悉泯倏柔倏剛知微知彰夫子其猶龍耶一時咸頌諸公之言為公實錄云公貌古氣清度量寬博鴻洞人莫得闕其際至與人交氣色春溫表裏洞豁無復存岸矜而中截然自有畧域不輕為假借議論常慎重度不中不發發亦無不破的者人乍從公遊落落莫莫不翕比以熱久而思之不忘若飲醇醪醉飲充然怕有得也生平無世俗之好獨酷嗜古法書名畫前代彝器宋刻舊籍老而不厭嘗闢靜室置素寶愛數物於中曰吾對之饑可忘食勞可

志勸矣至身所私奉養絕不務芬華常食無兼味衣  
屢澣之衣帳幃率以布雖位極人臣清約如寒士家  
人亦習而安之其學問以倫紀為大宗操修為實地  
謂聖賢盛德必自謹細行小物始堯舜君民事業必  
自一介不取與始故終其身天彝祇脩內行褪飭一  
舉動左規右矩尺寸不敢失燕居必具衣冠飲足危  
坐未嘗有跛倚箕倨容立言必依名教惟潔躬砥節  
為兢兢每見世儒聚朋儔談性命要眇之說輒掩耳  
不願聽曰吾輩羈紲讀聖賢白首孳孳即庸近者尚  
不能蹈迪一二而暇遑及高遠乎且為學儒者身心

事耳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獨居不愧屋漏何與  
人事而設為門戶標榜以銜聲名耶人觀公文必擇  
人行必求是且欲推以繩當世竊或笑為迂公曰士  
君子立身行已當從迂始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  
于通必將流沔不止矣或曰公嘗惡人好名此不近  
名乎公曰不然名有實有虛無實而外自標幟者如  
電光蜺采君子耻之若實名如日月星辰萬古長在  
自古聖賢所為垂簡編勒鼎彝者此皆物也柰之何  
不好耶公自少刻意慕古既游館署益嚅噤群籍然  
必根本六經而取後材於諸子掇實於史漢咀華於

騷選久之其蘊渟泓演迤旁穿曲洽為文初宗馬遷  
後頗尚曾南豐晚則涵融閎肆自成一家大都氣完  
而力充藻而不艷沉鬱而有致近世聳牙棘澁嶮削  
餽釘之習抹撥略盡詩不苟作作必鉅心劇腋煅煉  
中繩墨乃已字法道婉師鍾王虞歐而下勿論也既  
參大政不復修詞人之業嘗集會古今名臣批憲扶  
傾解紛應變之蹟手書大帙撫卷沉思若身周旋其  
間而求為之處者歸田以後不多為文詩時時興至  
乃作喜讀佛書與高僧遊深諳諦要學士君或從叩  
其指歸公曰孔孟作書範世至向上歸宿處非其人  
不言雖言不著佛氏乃盡抉其微吾輩老年還真反  
源畢竟在此若少年者不必遽觀觀則其機頽易入  
人或至遺落世務輕忽細檢不可不慎也其遠識若  
此公自庚申歸誓不以片札閔通官府久之親友相  
習亦不復請托 朝廷優老之賜什九在外以振窮  
急戚里多待之舉火又嘗拊兩孤甥而嫁之捐地施  
貧無以葬者建橋於西溪上費千餘金行者稱便命  
之曰廣恩不忘 上賜也歲時修敦族之會與諸叔  
昆季握手昵昵接歡喜竟日為常至約勅群子弟甚  
嚴即有輕囂不檢華矜凌物者擯而不得聚會寧捷

辱公庭而懼焉公知暇則以籃輿遊近郭小園負鋤  
抱甕時花溉竹為樂倦即婆娑息偃其中良辰旭景  
登高賦詩臨芳命酒或以單舫載橫笛雅絃徜徉溪  
雲沙月之間或葛布羽氅履行隴塍與樵夫野叟間  
話桑麻當此之時遽遽于于視天地若逆旋寧復有  
軒冕珪組足概其中乎然雖居歛私不能盡遺 廊  
廟憂江陵東國猶詔之書以保護 聖躬輔養 聖  
德緝熙聖學為言語具集中每聞 朝宁間善人正  
士進用眉端栩栩增色或有不當意事必頻感久之  
歲遇 大節就郡城中禪刹設香案面 闕拜祝俯

仰齋慄有司干旄及門未嘗謝罷猶疊疊道井里便  
苦不置也至如郡中慶吊常儀人以元老達尊不敢  
望幸臨者公雖隘巷窮閭必身詣之不以筋力為解  
時布衣屨而臨宅門觀市人雖少賤過者必假顏色  
始濡之他方客賈竊問始知為少傅公且駭曰吾里  
士人一登朝藉輒深居列之以聲勢誇嚴鄉黨畏之  
如神明安有公相而簡易若此故公病而里人皇皇  
走崇群廟願以身代卒而罷市巷哭不知沱涕之無  
從蓋積德施厚誠加於心非可以襲取者公早年艱  
於子三十五而始舉學士君不欲過督以傷其意凡

藝業屬外傳不甚省錄稍長見學士君聰明不減公  
少時乃親督課每篇籍中有嘉言奇事碎金片鱗必  
手自哀輯令誦法以資博洽學士君既擢第成進士  
官翰林則語之曰儒臣代應言制文章自是本業然  
當務有用實學以培大受之基無譏諛工藻竄為也  
庚午秋公謝政還里學士君請急扶持而西奉顏色  
者年餘壬申北上公教之曰吾平生不如人者三不  
能卑疣嗟喻以中貴要之歡一也不能儂巧詞伺以  
赴勢物之會二也不能廣游道借聲譽與世之榮奇  
者聞捷三也吾但以撲忠事 主直心處物賴天之

福乃得委蛇進退竊寵光聲名以老此非人力所能  
為也由是觀之士君子趣操所重在此不在彼學士  
君沐浴斯言拜而籍之甲戌秋學士君丁嫡母憂歸  
日從父登臨名山勝刹遇賞心處即援毫賦味命學  
士君屬和以為怕丁丑學士君服闋北上尋補日講  
官公聞而寓書勉之曰人皆以世侍 禁幄為光榮  
吾意不然蓋講臣陪密勿靡顯焯可紀之功而日講  
說德義或於 上心有開寤即利澤加天下不訾此  
昔賢所踊躍而願效也庚辰春學士君以公年七十  
懇請歸省荷 皇工矜允且念 先朝輔弼舊學勞

特命撫按官具禮存問仍出尚方綺幣寶鏹以寵  
之人謂是後也有異數三焉是臣非六載不歸者學  
士君守官方踰再暮得以傳行令甲大臣致仕非九  
十不得存問輔臣亦必待八十僅有得者公以七十  
存問朝臣謝事非因緣國慶無有沐恩賚者公  
非時蒙特賜甚渥中外咸豔慕之學士君將命  
而歸公具命服迎拜上賜於郊既就子舍則出中  
朝諸公鄉所贈貽鴻章麗什覬而獻之庭下光未燿  
四壁已而蜀之兩臺司監大使未致上命羔鴈鐘  
鼓喧闐閭巷里人顙頤交羨比懸弧之月闔郡父老  
子弟爭具壺觴稱祝或侑以詞詩浹屢旬不輟公日  
斟酌不勸陶然樂也癸未秋學士君家食且四載蓋  
恋恋不忍去膝擬再疏請告公慨然趣治裝曰吾父  
子受上寵靈若此乃偃蹇不躬親報命闕下者  
君臣誼何吾幸尚健安眠食命若歸則歸耳學士君  
遭延久之不得已北上道聞復補日講官業已供事  
籤帙間不敢遽私乙酉冬仍控懇政府願得解職事  
奉親餘齡會歲終叙講握勞由洗馬晉侍讀學士  
又浸溽月餘而公書未猶力止之學士君居常怔怔  
怍怍若自失方欲再申前請而訃至矣公平生尠疾

不甚近醫藥戊辰直內閣偶疾暈移刻即平復自是  
有疾證林居數歲輒一發發亦旋瘳然體力強甚登  
高不扶齒落更生眉毫長幾寸許面有嬰孺色常自  
度壽徵或媿族高會竊視公醜顏頰玉目光炯炯射  
數步咸共擬為百歲人晚歲獨語言少澁滯足瘡弗  
捷于行耳而聰明飲啖猶如疇昔其不起也以暑月  
瘧下云公稟賦清明整言徹晏寢蚤起軒卧中刺促微  
響即覺尤多異夢夢輒驗嘗夢詣一山石室中有翁  
媪皓髮垂肩授之四語曰君本魁遺後神全氣亦全  
子孫承慶澤一切總皆賢解之曰魁遺者閬州大魁

祚胤也又平生雅數夢日星河漢鄉雲五色鳶鶴幡  
幢之狀明旦輒有吉祥事報之間以叩方術士曰公  
殆從星宿間謫也與母夢徵符合云公以正德辛未  
九月二十日生終於萬曆丙戌六月十九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王氏封一品夫人端淑儷德先公卒別有  
志無出側室賈氏智氏俱蚤卒弟以勳廕國子生男  
二于陸中隆慶戊辰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娶王  
氏封孺人贈安人繼馮氏封安人于明十一歲夭于  
痘俱賈出女一適福建左布政使王遵子庠生揚之  
智出孫男二長光謨十三歲夭次光謨孫女三長適

嘉興<sup>府</sup>知府崔行可孫毓麒次適安岳教諭張應徵子  
多聞一尚幼所著有青居山房稿若干卷學士君將  
卜某月日塋公于 賜塋棲樂山麓之兆聞訃之夕  
忍痛飲泣列次行履屬佳胤狀讀學士君狀覈而盡  
文而首佳胤何能贊一辭然佳胤受公國士之遇甚  
深當佳胤弱冠成進士時公方檢討詞林於儔伍中  
期許獨至最後佳胤由縣令入即禮曹以失分宜父  
子意會天变大計百官佳胤被貶斥偃蹇下僚公為  
憫歎及新鄭 召起攝篆宰事公以海內人才薦佳  
胤與焉由此駸駸顯融公 請老林丘時佳胤往來

果州必造公為款語語及 朝典之新故人才之邪  
正邊圉之緩急風俗之變易未嘗不三致意焉而亦  
佳胤能窺一斑者佳胤徊翔外吏間公每閱除目見  
佳胤名即撫掌喜京朝顯貴絕不通一字而時或問  
遺佳胤丙子之春先慈見背佳胤奔歸以志銘請公  
欣然命筆嗚呼公之待佳胤厚矣佳胤竊嘗稱公清  
儉好施如常孟達羽翼儲宮如漢園綺清風範俗如  
揚公權始終全德如裴中立器度沉厚如呂望功鎮  
定不搖如韓稚圭忠誠不妄如司馬君實人亦以佳  
胤為知言云然公德業文章垂諸竹素佳胤即德公



而前所頌說者皆採民譽決不至阿所好且面而為  
伊周史矣惟賜裁正付之記室稱稿草焉幸甚

太保殷文通公行狀

萬曆壬午六月八日光祿大夫少保無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崇川殷公卒於濟南里第孤  
盤集門下諸生議禮攝事既乃詣闕告哀并恩命  
已頒將求銘於元老以公遺命俾門人于慎行撰次  
平生為狀狀曰公諱士儋字正甫其先濟南武定州  
人當金元之世多仕為武吏元末兵起有諱從善者  
避地關隴國初乃復故郡公之六世祖也是生六  
子長者曰旺贈德府審理正配閭夫人為公高祖考  
妣是生五子少者曰贈少保公衡景泰癸酉以禮舉

山東省試第五署永平府訓導選為德莊王教授  
王之國從藩府禮儀多所裁制大王上其績  
廟以璽書褒厲已而進審理正以是貴其父母仕王  
國四十年王以師傳舊恩親為畫像製贊自是占  
籍歷城配李夫人為公曾祖考妣是生六子第四曰  
贈少保公峻以禮舉成化庚子高第其時許襄毅公  
為副使慕其經行遣二子出從之則大司徒莊敏公  
誥大學士文簡公讚其後卒業太學與襄垣劉公同  
舍劉公遣二子從之則大司馬文安公龍大中丞夔  
方是時殷先生以家世傳禮為山東大師諸齊魯間  
言禮者無不涉其學以教然竟不第而卒配武夫人  
為公祖考妣是生二子少者曰汝麟即太公贈少保  
信軒處士也太公生六歲而孤長有俠節大槩孝友  
篤行博綜藝術而以貧不卒儒業配郭太夫人太夫  
人者武定世家父巽仕為保寧府通判語具少師李  
公所著碑記太夫人七舉子不就一日夢文昌星見  
已而誕公公生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即能言  
且善識事誕日示以睥盤取筆與書已取一秤已取  
石印一他不復視家人奇之始太公博物多能精於  
曆數公生五歲即教以干支月建時遁之例因能於

掌上推行或賓客滿座各舉所生歲時問之公一屈算無所遺失客咸驚嘆一日問太公曰曆家所載止六十年何過此者彼皆不知今我向上推行百歲千歲以至無窮其生年月建皆在我指掌之中何不詳載之太公大笑然私心異焉七歲遣就外傳必擇名師不憚一歲三易章丘翟公者太公之友也數過太公所見公之慧慕之一日飲太公而樂輒起請曰幸得結驪一介少女以備郎君箕箒客喜共從史之輒相與合袂為約翟公歸告其母母曰柰何嫁女他邑怒不與翟公語然翟公顧私獨喜以為得壻其後翟公有吏事繫客死郡城太公殯之客位如居兄弟之喪以致諸其子翟公母乃嘆曰吾子知人然亦未卜公之貴也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蔡公經建湖南書院於濟學使試郡邑諸生拔其尤而肄之公以垂髫與焉方公在諸生中最少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之訣授之公咲曰吾有帶經食力柰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也公既有名諸生而翟公已前客死家益貧落於是夫人未笄而歸太夫人女畜之三年而後廟見太公故精易數占事奇中庚子寢疾屬且省試即

謂公若茲必第第且與曾大父合符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也筆而志之壁是歲也公以禮舉省試第  
五生十有九年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泣已而以書一函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事也幸而試吏母雪百姓以負朝廷公曰不敢以志壁之日逝公既以外艱未即偕計吏上乃授弟字室里中不給菽水又恥稱貸往往歲旦購楮書春帖太夫人剪綵為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嘉靖丁未舉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相國華亭徐公茶陵張公同為學士受命教習公故有儁才朗識卓冠人表而又力學強識淹貫羣籍其為文賦宏博鉅衍超軼往哲在吉士中數居上第其後二年巳酉以第授翰林院檢討又三年壬子滿考奏績贈太公翰林院檢討母封太孺人是年十二月奉命賞璽紱錫封周伊二藩以癸丑正月事竣便道過家展太公之墓又奉太夫人如武定上冢大會內外宗人各以親疎差賜金帛既乃報使時公仕為法從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修業不通干謁文史祿薄或不自給太夫人在鄉中至課奴掘野以蔬掃廐以爨家人習於儉亦咸安之公事太夫人旦夕承

顏備極孝養太夫人比歲病意忽忽不快公夫人數  
長跪請罪得一咲乃敢起乙卯檢討六年考滿其年  
丙辰同考禮部所取多知名士又明年丁巳太夫人  
病思歸公乃上書御母還里至則病益力公日夜焚  
香籲天請減已齡益親壽乃至巫覡醫卜無所不用  
太夫人病稍間則招致諸姻戚母之姪娣平生所悅  
者時侍左右以娛其心即太夫人有所施予輒儲以  
共命未嘗告匱明年戊午太夫人沒公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杖而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肉蓋先是  
公居太公之喪以哀毀踰禮孝聲流聞至是歷下父  
老諸生千餘人上其狀兩臺下學使議奏表其閭公  
亟走記止之然里人誦說無已葬日自藩府部使長  
吏邑子賓客會者可數千人公自奉太夫人歸五年  
不出濟南諸儒生執經從遊者甚衆公益潭思著述  
足迹不入公府又日以敦睦卹卹施貸閭里蓋貧而  
不能婚喪者往往待公以舉其後兩臺諸司日趣公  
駕乃以壬戌春起詣闕會穆廟開閣潛邸世  
皇精簡儒臣輔導以公參講讀公念以經藝事儲邸  
天下治忽係之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真有所感動  
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權奸女寵宦

寺外戚之禍未嘗不倦倦三致意也不憚危言激辭以動上聽穆廟天授聖明每奏一篇輒歎容深納即左右侍從聞公敷陳亦無不洒然變色易容者以是養成聖德係天下之望功不細矣又次檢討九年考滿晉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穆廟賜金綺以賀方其時穆考在潛邸待講讀諸臣恩禮優渥歲時珍錯匪頒必親驗視擇其鮮潔者賜之其明年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時諸大臣子弟試京兆或不第固內不快而京兆諸生以其間為飛語遠一二占籍者及同考官誣以臧罪已奉詔覆試所造

士皆如式而公素為衆所信服言者無一語相涉故分考及所適士賴以昭雪其後多登第者明年丙寅十月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穆廟賜金幣以賀其年十二月穆廟即位以公講讀勞宣賜白金文綺其明年丁卯正月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二月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公具疏辭不允以大慶覃恩贈大父父皆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大母母皆為淑人四月世宗皇帝梓宮入山陵以公扈送賚之金幣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日侍講讀賜宴禮部賚之金幣踰月改

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有詔脩世廟實錄以充副總裁官賜宴禮部賚之金幣是年翟夫人病卒長安上以公講讀舊勞特賜祭葬公以六月上書送喪東歸詔賜乘傳並賚白金文綺為道里費踰時而還其明年正月戊辰大計羣吏時上新即位銳然更化圖理公以職佐太宰而日直講幄不頗坐曹治事太宰楊襄毅公名問郡國上計吏行其殿最公以故事出牘所廉刺治迹纖悉具備楊公多所倚決即吏以是服少宰才也是月事竣有詔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公再上疏辭上溫旨褒荅不允先是公以史官留滯且二十年至是從五品宮僚一歲中遷至上卿而同事少師高公已前世廟時為相及穆廟登極少傅陳公太師張文忠公皆已為亞卿學士以其年並相而公名在後以次稍遷故未即拜然上心已日夜嚮注之矣其年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公與少師淮南李公典之取士四百其月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椀佩刀諸物四月以皇太子立覃恩大父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大母母皆贈夫人任一子太學生五月選進士三十人為庶吉士以公及少保趙文肅公教

之故事教諸吉士或以其成材多所賞貸即課文括  
誦要以中程即已不甚數數也公念以為朝廷掄天  
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效士不通經博聞而以華詞  
應世與張空券何異故日夜程督諸吉士取古人文  
博麗者命之成誦其評駁文藝惟責實學不以空言  
為質諸吉士各務疆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  
熒熒或至丙夜公又深計士習日趣華靡寢失古道  
與諸吉士約以素樸質直從先進舊軌毋染於俗諸  
吉士咸遵其指至面背相字不為小文是歲以災異  
詔問九卿大臣用人理財之策各以便宜條上會

其時諫臣石星詹仰庇嘗言事忤上左右杖而奪  
其官又中貴人乘間多所求請及內帑金繒乾沒不  
貲有司莫難也公疏以為上即欲用人當責之主  
爵比臺諫以直言中法不得洗沐吏部嘗請錄用並  
觸聞罷矣理財責大司農而內帑錢谷所增耗數主  
計不與知乃又求請差遣紛紛無厭如是即條奏山  
積何益請宣召大臣咨諏理道凡用人理財事宜但  
責成部臣俯垂聽納則實政日脩而災異可弭疏入  
中貴人謹曰藩府舊臣乃不以聖斷為是反為言  
官地以明主之失上亦不為動而益眷遇公其



年九月民上大閱從賜衣一襲十二月太宗伯缺  
上命公回部管事宗伯子部主藩府封爵四夷朝貢  
吏胥夤緣為奸不可按核公日集郎吏虚心講究凡  
可釐析奸弊輒以法裁正不膠於故即有所當避亦  
不計也議上卹典條例及宗室謚法名封勘報之規  
一洗舊習與之更始而適故猾舞文章吏最甚者置  
之法文書積滯有數年不報者悉召郎吏核狀當奏  
請者立為奏請即不當奏請輒以便宜報罷令吏無  
所竊藉蓋其時邦禮之政肅然一清矣其明年庚午  
正月朔望日月交食公兩疏請脩德緩刑受言省用  
及飭內外臣工講求利弊問民疾苦各數百言皆侃  
侃激切不為文具初公在詹府日侍講讀及掌大宗  
伯不與上還宮問狀左右以顯職對上念公講  
讀數年乃猶未得帶玉於是諭內閣講官士儉乂效  
勤勞加恩一階進太子太保會冊封四妃以公充副  
使賚之金幣時經筵日講或以冬夏輟免公上疏  
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經筵之期非大風  
雨雪亦毋輕免又請於經史之外進講祖訓昭鑒諸  
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上皆稱善從之時今  
上在東宮睿質長成公兩疏以國家舊制東宮

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臣等規畫儀節以奏  
上以東宮少未即從其後二年乃出閣如故事以公  
預請故也是歲天下大比士於鄉異日郡邑以有  
恩詔選貢諸生太學集天下英雋以數百千而兩京  
所取士限於舊額公條科舉事宜用祭酒孫公鋌議  
請增兩京制額各十五人以待恩貢上允行之太  
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祀其後世  
廟從侍醫請作景惠殿於署常以春秋命大臣將事  
至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為三皇繼天立  
極功在萬世而列於醫師之中使勾芒四佐配享其  
側於禮不協請毋祠於署而進歷代醫師祀於一堂  
歲遣醫令以少牢行禮上以為善從之初嘉靖末  
議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嗣以親昆弟若昆弟之子嗣  
王不得以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薨無嗣其大母  
定王妃吳氏請以攝府將軍縉燾嗣禮部議縉燾  
雖定王之姪其實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  
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至穆廟即位又以吳氏  
疏請有旨如先帝令已以肅宗人疏請結上  
左右貴臣為之內主公再疏執奏上曰肅藩越在  
遠塞不王無以填之其令縉燾嗣王公又三疏力請

以為朝廷所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遵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既違成憲且二聖明命赫然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是朝廷號令何以行於天下疏入上意堅不可回公乃請進為郡王攝理府事而食將軍祿如故詔乃允行然其後縉燾竟封為親王則當時郡封徒以公在訕也自上即位再郊未舉慶成之典是歲冬至大報以公請舉如故事是禮不行者四十餘年諸司案牘或無可稽考儀文樂節亦多殘缺公乃博訪故老詳核令甲肄習禮儀奏定位次是日百官與宴者咸相怍蹈以為盛遇云故事殿廷賜宴五品卿丞若經筵侍從近臣列坐中左門下他即臺諫史官具列丹墀而道家羽服之流或以六品列坐門下公請令降列丹墀序於太常祠官之後議者韙之是月詔公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公再疏辭上溫旨褒答不允十二月虜大酋執反人趙全以獻上以運籌決策褒賞輔臣加公少保晉武英殿大學士官一子中書舍人賜之金幣公上疏辭廕請給曾祖以下一品誥命上不允其辭而從其請於是審

理公以下三世祖考皆贈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三世祖妣皆贈為一  
品夫人其明年辛未二月冊封六妃以公充副使賜  
之金幣公平生志趣雅在守分知止泊於世味常從  
方外逸人受養生之訣以盛年入相倚藉方隆乃居  
常思歸不甘寵利客有以鼓琴見者數令操歸去來  
之調倚而聽之是年十月累疏稱疾乞骸骨歸田里  
溫旨慰留者三公志不可回疏至四上言上重違  
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乘傳還里有司月  
廩四石歲給輿人八名以其年十二月歸老於濟蓋  
是時甫五十矣公既退居里第閉關却掃不談世故  
家無長產素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  
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門人如寒素居則燕坐斗室  
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諸儒生及  
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公即故湖  
南書院與立期會部使者慕之下記所司為諸生供  
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  
召諸同遊故老罷吏家居若布素者月旦會飲或遊  
山水之間亦頗聲為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盛  
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稱曰嗟夫造物不

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見遇  
位至公孤於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遊隴畝享  
無為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於人間世  
矣方是時公年鼎盛海內日偵其起即上及太  
后亦數數問殷先生無恙語頗聞外廷而公固已與  
世忘矣萬曆辛巳冬公忽病股腫數日起居如故輒  
戒門人子弟趣為我豫後我其不延聞者謂謾語耳  
其明年壬午春公日癯羸然時時跼屐出與客語一  
日自調棺具云以六月當逝家人亦莫信也至六月  
之朔病利不寢疾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  
而不答至其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  
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治墓贈太  
保錫謚曰文通公為人偉幹重願儀觀甚脩醇篤端  
雅動止有法孝友恪慎寬仁愛人學必稱師言必及  
禮綜核事務靡密精詳即朱鹽屐屨皆有經畧器度  
深沉操履堅確不為夸詡大言以賈名聲而致在必  
行無所回易識鑒明敏善於中微而心志坦夷不立  
城府其圖事揆策不務虛遠至衆論紛糾無所適從  
公常以單辭考衷得失善敗罔不如響門人知友捧  
檄為吏或在遐方僻徼聲問所不及公指畫其險夷

利病與治之宜生長其地者或迺不知即有所墳請  
謾示數語初不甚解及後履其事亦無不驗又好推  
轂下位獎稱人善如恐不及至為人謀畫委曲周至  
甚於其人始公年十五所從里師郭公寧受書而李  
公攀龍為諸生與郭公善一日至郭公舍見公熟視  
偉之曰此嶽嶽少年生異日當為大器吾不及也即  
引公下坐與揖讓居無何遂同舉省試名第相次為  
忘年交其後李公以文章自命而頗簡伉不偶於俗  
公既已貴乃日遊其名行於諸公間李公名益進為  
海內所宗本之公所推誦也公居詞林二十年非習  
為吏然文法推算典章名物無不精貫老吏不能難  
也後見吏之武健刻深欲務文巧以致行法相高平  
民侵寬無所告訴乃集古往奉法長民之吏以寬仁  
獲福若瓊鷲遇禍者凡若干人命曰監懲錄大較本  
為善陰隲之指而專麗於文法又見法吏訊治多以  
喜怒自遂或榜掠酷烈不奉憲典乃取大明律令答  
杖問擬之法後吏漸失其指者集而為帙命曰讀法  
須知吏見其書者亦多感動方時政精核吏如救火  
揚沸而公陰以其間有所化導功實懋焉其學問博  
衍無所不悉綜於禪宗道篇莫不探其微言奧詣玄

解至其教人唯以經藝為準他所曉悟絕口不談晚年以理性之學訓詁里士大氏依傍經術塗其指趣傳以諸先生之言閑意眇指類有根抵不涉虛空其處里人和易謙虛不為峭岸即布衣故諸生相見握手慙動娓娓道語常竟日夜不厭齊俗故健伉即貴有勢出其上少所頹仰一日里少年與公舍人相抱語或侵公左右以告公曰此自謾若屬耳吾無與也即郡邑吏或有所長短公亦謹遜之弗與校公垂髫為諸生嘗受知濟南守吳公吳公者名至越人從諸生中奇公召置門下所以教植甚備李公攀龍亦與焉其後公為大宗伯吳公老家居從越中來視相與道故舊為驩既乃卒於長安公為調其棺斂厚賻而遣之李公聞而報曰三十年國士之知乃為今日死生地耶公誼高古人矣公謝政歸而故少時所事師郭公為郡丞罷吏公每過其門必入謁師却行避席如少年禮郭公亦安之弗改容也里人兩高之云公生於嘉靖壬午三月二日卒得年六十一歲配翟即翟公洪女也再封為淑人以沒賜之祭葬再贈為一品夫人李公攀龍誌其墓子男一即盤以從子繼籍邑諸生雅有雋才能守其世娶葛氏左都御史端

肅公守禮孫也女三長者翟夫人出適禮部員外郎  
張志陝西叅議嵐子次者佐室趙氏出適海豐谷茂  
樅兵部左侍郎中虛子又次者佐室張氏出字同邑  
陳載亨潞城知縣九疇子孫男一尊賢始公自曾大  
父三世皆葬厯城東郊之原及太夫人之墓壙有塗  
矣乃改卜於長清鳳凰山之陽以考妣遷至是盤且  
奉勅營兆於其次以某年月日公即玄宮惟公精  
忠茂實簡在二聖祕謀豐績著在國史雅度清  
規備在輿論宏文博殖布在詞林即家庭子弟有不  
備知門墻下士其能博稽盛美仰贊鴻烈幸公所自  
著年譜稍存梗槩乃又請諸長老各出所志麗以年  
月著其大畧以備采擇惟名公大老惠而賜之銘  
以垂耀圖籍斯公所不朽於世矣謹狀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

太保謚文端高公神道碑

許國

嘉靖中名臣嶽峙淵停凝然不動而德澤陰及天下  
獨錢塘高公公諱儀字子象別號南宇世家錢塘曾  
祖商隱公源祖樂靜公富父東園公鉞並以公貴贈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母徐夫人東園公  
以正德丁丑十月三日先夕夢于忠肅至其家而公  
生天授穎慧目涉不忘垂髫遊鄉校試輒冠其曹嘉  
靖庚子舉浙江鄉試第六明年賜進士二甲第一改  
庶吉士癸卯授翰林編脩丁未克會試同考官尋請

告歸庚戌起家預脩大明會典壬子充裕邸講讀  
官未任奔父喪連遭母喪丁巳起家尋進右春坊右  
中允管國子司業事己未進南京侍講學士掌院事  
壬戌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甲子進禮部右侍郎  
明年轉左尋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教庶吉士余因  
得師事公無何兼掌翰林院事又明年進禮部尚書  
兼學士丁卯隆慶改元充實錄副總裁是秋引疾乞  
身疏三上不允踰年戊辰知貢舉己滿尚書考引疾  
疏凡十二上乃得歸仍進太子少保兼傳給道里費  
踰年詔起公強而後起再教庶吉士壬申春

上出閣以公輔導日率諸儒臣侍無何詔兼文淵

閣大學士叅贊錢務公是時方卧病而會穆考大

漸亟召三輔臣新鄭高公江陵張公及公中官扶掖

公入同受顧命公伏御榻前慟絕不能起出力

疾襄贊大事拮据新政無何轉劇遂卒壬申六月二

十三日也距其生得年五十六歲上聞為輟朝一

日賜祭九壇贈太子太保謚文端任其子為中書

舍人遣行人護行別遣官治塋錢塘之藕花居公

配鍾夫人後公十八年以己丑六月二十一日辛啟

公窆祔塋而公任子循學乃持前通政馬君狀來屬

余紀墓道之石按狀公貌魁梧性簡重寡言笑其中  
沉毅能斷意所獨持賁育不能奪也望之者知其有  
大臣之度焉初倖臣某欲致公幕下遣其子說以禍  
福三及門而公不應有倚勢者假威于其鄉遇鄉縉  
紳如屬吏獨公與抗禮兩為大司成端型範勅規程  
諸生厚廩奉教惟謹其不率教鐫督之即貴勢闕說  
不聽為宗伯當改革之際諸鴻典曠儀賴公蒐討裁  
定悉當上心肅皇帝深居二十餘年而隆萬之  
際朝綱國體燦然可觀與卓創同功公之力也穆  
考既踐祚欲幸南苑幸舊邸公抗疏止之又諫選宮

人諫採玉諫貢獻珍異諫取光祿藏錢又請建儲以  
定國本請親賢講學以拜天變請親覽章奏召見輔  
臣六卿都御史面議政事多所匡弼上雅信公雖  
切無忤也至于廟朝之議輒引當否據經守正難惑  
以非肅皇帝德孝烈有宮闈保護功先升祔廟至  
是公請歲其主于奉先殿而易元后孝潔以祔始  
正其禮鄭王厚烷駙馬都尉鄒景和皆以直諫廢公  
請復之文廟從祀議進薛瑄上清宮議革正一大真  
人號及本山私稅奉常議汰冗員靈臺醫局議墜宿  
弊歲省經費不下數千計中官李芳疏正八園丘方

澤禮下廷臣會議公正色曰安有此郊祀大禮而令  
中官首其議者乎事遂寢一妾男子從部中道入自  
稱孝烈皇后子衆驚顧莫敢決公叱收縛付法司  
訊知其為江西富室子也此事大類雋不疑人服公  
識會選進士讀秘書或請諸曹先試公曰是廷對所  
錄士復何擇焉獨不試而公向為祭酒時太學生之  
由諸曹應試者冢宰宗伯將覆之且併覆在太學者  
公獨持不可竟亦不覆蓋公之定大謀斷大議往往  
類此公自正卿至宗伯數奉上命攝祭先聖先師  
于文華殿于太學廷推冢宰肅皇帝怪無公名密  
遣人問何不及高某其受知如此先後以告所  
被異數帷幄諸臣莫敢望焉公恬于仕進無所芬華  
家無姬妾之奉以書史自娛著述若干卷冲澹典則  
稱大雅云平生不為人干請人亦莫敢干以私至有  
推人之能覆人之過公終不言而人莫之知者歷官  
三十餘年家食幾半數引疾不得去去及暮復召  
召至不三年旋參大政以公德業聞望之盛遭時遇  
主天下額手想見太平而公遽攀龍胡從穆考  
以上非一時四海仰抱烏號而遺憾于霖楫豈非天  
哉他孝友大節語在家乘不具書于男一即循學娶

于馬封孺人女二長卒累贈其人壻禮部員外郎吳  
果次卒壻太學生馬應<sup>卒</sup>亦孫男女各一曾孫一循  
學生自瀛自瀛生嗣文穎易生曰余在諸弟子中受  
公異知亦自謂頗知公君常若干頃波汪洋莫得其  
涯際至衆所波頽風靡屹然中立獨底柱其間昔人  
所稱正色立朝梳之澄之無濁清招之麾之無前卻  
者豈謂公耶若公可謂大臣矣銘曰天目山高若水  
長鬱蟠清洲來錢塘代有名世發其祥于公之後公  
乃興搦三寸管入承明唐虞之際才美鍾成均秘館  
造士功寅清夙夜惟南宮興復稀曠皇遽中漢家綿  
叢安可同大業潤色身冥鴻冥鴻南飛仍北翔匪夢  
匪卜係羣望旋起爰之在帝旁一時魚水惟明良  
首山鼎成龍下將公乘白雲依帝鄉霖雨乍止川  
無航兩公異時同样桑匡扶國難恢朝常功施社稷  
名不忘文謨武烈相頡頏吳山越水休有光藕花深  
處營魄歲千秋片石垂無疆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

太保謚文端南宇高公墓誌銘

呂調陽

公起家詞林事世宗皇帝二十餘年始進宗伯當

隆慶改元之際典禮瘁甚請老馬居一年詔起侍

今上東宮無何簡置內閣逾月會莊皇帝大

漸亟召輔臣入受遺公疾強起趨不能前還卧

屬哀益劇竟卒壬申六月二十三日也上聞罷

朝遣中官弔附甚厚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廕中書

舍人諭祭九壇護喪治葬皆遣官公卒之三月公

子循學匍匐來以喪歸葬乃奉通政馬君三才所為

狀屬余誌銘其墓余從公詞林久知公方幸同心輔政而公遽卒中朝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余何忍銘公按狀南宇公名儀字子象姓高氏高氏世錢塘人南山公德銘始居東花園里為公高祖德銘生商隱公源源生樂靜公富富生東園公鉞並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母徐贈夫人正德丁丑十月三日東園公蓋夢于肅愍而生公公生而穎異試輒冠諸生早有大志慕于公之為人嘉靖庚子以易中鄉試第六明年舉士二甲第一人改庶吉士益與海內名流以器識節槩相砥礪癸卯授翰林院

編脩柄臣某方用事欲招致公門下不可公是時業隱然負當世之望矣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公既不能與時俯仰又念東園公老居常鬱鬱戊申遂請告歸歸守子舍三年起脩國典久之裕邸出講學妙選文學行誼之臣首及公會東園公卒奔歸歸而徐夫人又卒蓋公以父母憂家居又四年公鄉人趙通政者籍柄臣勢為貴倨於其鄉令謁者旁趨如行部中公若弗聞也趙既先公公乃報謁獨亢禮無所詘趙亦不能有加於公丁巳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國子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為尚書屬其甥國學舍中令

母卒業而即銓也趙數謁公公固不可趙銜之語人曰何物司業乃尊大如此然亦竟不能有加於公公為司業久不遷柄臣子宣言司業豈無意乎遷官邪數以其權嚇之公不為動久之乃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掌院事居南又三年不遷後來者多躡其上而公恬如也及柄臣罷公稍稍進用壬戌陞太常寺卿管祭酒事甲子陞禮部右侍郎乙丑轉左侍郎尋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庶吉士又以左侍郎掌院事丙寅滿三歲陞禮部尚書兼官如故有頃廷推冢宰以名聞肅皇帝怪無公名微問內閣尚

書儀豈有忌之者乎蓋屬意用公矣會崩不果先

是及隆慶改元肇設宸寧臨群臣奉祝冊謁宗

廟具法駕郊見上帝幸辟雍引章縫之士諸鉅

典咸倚辦公公創以其意酌今昔之宜脩舊起廢燦

然明備無不當於人心舊制合享天地以日月

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於是中官李芳疏請合之

便公固不可曰高皇帝始不分祀乎此亦舊制也

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論非是

獨柰何令中官得與外廷末議邪孝烈皇后先以

保護功祔主世廟公議遷其主內殿而附



元后孝潔始正其禮有一男子從部中門入自謂  
孝烈子衆相顧莫敢發言公叱吏收縛已而驗治果  
詐也 今上五齡公數引漢有司蚤建之議抗疏力  
請 國本乃定鄭王厚烷駙馬都尉鄔景和以建言  
囚廢公議復其封爵又諫 南苑 舊邸遊幸選女  
採玉取光祿羨銀率極忠懇又議請親賢講學 覽  
奏召對放宮人罷珍獻裁太常冗官率侃侃無所顧  
避諸藩府名封婚嫁歲久不行者公悉行之諸大臣  
恩卹當予雖其後微必為疏請也脫不當予即多  
方陳乞關說終弗予也中宦數有所屬不可即執政  
為屬之終不可執政謂中宦高尚書直棄官如屣耳  
誰能奪之以故中宦率嚴憚公公典禮三年紀法無  
不行也不任控惚丁卯秋病乞骸骨疏七上咸 優  
詔勉留明年戊辰知貢舉其秋復引疾再疏 詔留  
如初明年己巳大計自劾罷不許會滿三年復引疾  
如初前後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太子少保  
乘傳歸輔臣言官交章留公僉謂公可大用於是公  
去而望益滋重矣辛未 今上在東宮且出講學  
先朝耆碩庶次可備保傅無踰公者 詔起公於家  
公行且辭不許乃單車詣 闕以前官教庶吉士任

申春三月朔奉 詔日侍 今上講讀于 文華殿  
東序夏四月中進 文淵閣大學士公負望久數病  
數起晚而大用中外方想望新政而公病與 哀會  
倏從 先皇帝逝矣傷哉公體貌魁梧而性簡重寡  
言笑至於定大謀斷大義群情指顧間徐一二言決  
之切中肯綮為人坦夷直亮靡事矯飾雖居謙抑至  
遇勢權炫赫群然風靡者視之若無渾厚敦大而中  
炯然及當事任持綱飭度雖當世名賢執政若中貴  
人有所關說理所不可不為面從其意所欲行賁育  
莫能奪也平生絕餽遺恥干謁人有所餽遺干謁不  
受也與人交雖極親昵澹然不解為色辭初見落落  
久而彌信重之即有德於我者嘿然銜之至其獎進  
人才庇護善類盖有推而見用持而獲免者其人終  
莫知也歷事 三朝寵眷優渥 文華殿國學謁祭  
先師數遣代馬侍 經筵總裁 實錄考績在告則  
遣中官以羊酒存問金綺之 賜不可勝計卒之前  
一日尚 賜粥米蔬菜入官踰三十年世業無所增  
加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不以  
為意卒而發篋圖書蕭然不足治歛門生故吏為款  
啟泫下公雖貴雅飭若書生文學行誼師表中朝而

恂恂若無他技可謂有古大臣風度矣昔人所稱招  
之不來麾之不去為社稷臣者豈謂公邪明興  
以來錢唐秉國者肅愍暨公其人品位望相等然肅  
愍遭遘不辰公業雖未究而完名令終過之夢徵固  
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其孝友著在家乘不書  
公年五十六歲配鍾封夫人子男一即循學官生娶  
通政馬公女女二長適江西按察司副史吳公源子  
果次適馬公子應華果選史館給事授中書舍人  
應華國子生孫男自瀛聘鄉進士金俸女孫女許聘  
御史余君希周子博卜兆西湖之南山葬以甲戌

月日銘曰

帝賚良弼忠誠悃幅以佑明德唯是錢唐前有于  
公社稷是匡肅愍赳赳死而不朽公跡其後興文  
曄曄詞林之傑退焉若怯炎炎權門厥勢灼人公乎  
飲冰遭迴二紀乃典三禮天地更始朝著郊  
宮明堂辟雍群議折衷數十年所希曠斯睹燦然  
具舉厥躬盡瘁公不言勩懸車焉逝惟帝念故起  
家四輔爰贊機務三朝舊耆力疾受遺魯不須  
吏中外想望庶公無恙溘焉凋喪咸曰滄溟如公冲  
襟浩無涯津亦曰柱石如公勁節中流截繫河廣崧

高靡運動勞澤潤肖翹兩公接軫生同岳挺沒同星  
隕湖山之間鬱葱兩阡相望屹然

少傳兼太子太傳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

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行狀

吳國倫

頃歲文簡公自政府請告南還攜其伯子祠部君道  
興國省族展墓視其所治新第且與國倫約婚為遷  
復故土計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國倫送之富口別焉  
公執予手曰先少保命諸孫名皆從興者志不忘故  
土也顧未及遷而下世子甚痛之明年予其以家耒  
菟裘于茲矣于時竊視公已有病色然猶強飲食與  
諸鄉長老子弟接不倦且各當其意又庶幾無病徵  
乎去既越歲國倫走一使者公則公病已去體而神

氣益王心竊喜之其冬仲子諧計吏北上亦迂至興國稍稍視生產存親故蓋公命之也問公起居曰亡恙海內蒼生方望公復起越歲未兩月祠部君使其從弟興訓以訃來矣國倫匍匐詣其第舉上衽而哭之嗟嗟傷哉公之以疾去而以無疾終也天意豈可測哉卽盟言在耳重來無期何忽焉成古今哉已省祠部君手書謂國倫里人又偶同公進士科交垂三十年且有新締固以公行狀屬之不克辭按文簡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其先楚興國之大冶縣人故居茅潭里洪武軍興籍良家子實伍而公之遠祖文勝名在成籍中五年成天長六年徙成桂林然率易歲一人踐更未有家桂林者家桂林自公曾大父鑑始鑑娶于劉生綱卽公大父綱娶于宋生璋自號古愚子卽公父綱自少負竒耻為軍吏後乃折節讀儒書補郡弟子員尋與宋夫人蚤世而所遺孤古愚公屬在襁褓孑孑依劉大母撫而成之弱冠補郡弟子員每試輒儔顧僅由貢籍仕為徐聞令徐聞人至今尸祝之人言兩公其才不盡售然呂氏以文學顯西粵則由兩公倡矣又古愚公與其配張大夫人竝好行仁義里中里中人無不願呂氏滋大者太

夫人生二子長應陽為郡諸生卒次即公公之初生也太夫人夢巨蟒入室昂頭角噓紫光蓋異徵也公生而蚤慧特達年七歲會古愚公遊太學公尚未命名太夫人遣之就塾塾師持周散騎所次千字授公公欣然指律呂句而視其師曰茲吾名也因名古愚公聞之大喜曰兒志不凡哉稍長受易多所博觀史傳語而為文益竒比初試即為督學上海潘先生所識拔謂桂林一枝當遂為國棟嘉靖甲午舉于鄉是冬始逆朱夫人歸歸一歲卒戊戌從古愚公之徐聞讀書縣廨庚子歸自徐聞且治裝北上屬聞古愚公得調遂不果北而之徐聞扶持古愚公還辛丑冬逆張夫人歸張夫人故名家女能以賢孝佐公為名儒壬寅公卒業太學聞朱康程文恭公方聚徒談名理乃執贄往見文恭與語大竒之公因僑寓隆福寺下帷三年蓋自師事文恭公日益崇性命之學一切聲利不入其心甲辰丁未兩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曰士不難仕而患學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焉庚戌舉進士廷試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脩公雖以文學魁天下為天子史臣然自視遂循一布布耳辛亥迎古愚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匕箸

張夫人進羹湯曲極誠款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  
夜寢中煤毒公從夢寐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者起而  
排闥入視則二尊人僵臥幾不能喘息公自激清冷  
水數斗沃之始甦人以為孝感云癸丑以編脩秩滿  
受封父為文林郎母為孺人是秋公以二尊人思  
鄉土上書扶持而歸歸踰一歲意猶戀戀不忍去庭  
闈二尊人以大義趣之乃復如京師共史職丙辰春  
會試上命為同考官所取多海內名士時分宜柄  
國士多附其黨而躡至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分  
宜卒亦無所加公丁巳奔父喪己未又喪太夫人公  
哀瘁骨立越在草土者五年雖親暱罕見其面壬戌  
服除起家取道過大冶省族為文祭其五世以上諸  
祖墓而後還京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  
德典內制隆慶改元擢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  
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遇莊皇帝覃恩錄蔭  
一子戊辰改禮部己巳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掌詹事府事辛未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主會試  
得鄧以讚等四百人已即奉命教庶吉士公凡三  
任成均率以其身為型範先德而後執右愿慤而左  
智能以故出其門者多名實純美足為公家賴其由

少宗伯以上日侍在皇帝經筵每入講輒先齊沐  
期以精誠悟其主徃徃緣傳經傳開列古義以為時  
政規上亦時時嘉悅之暨脩世廟實錄稽載精  
覈足稱一代典謨不獨以良史才自見壬申拜禮部  
尚書典禮多所釐定諸藩王外戚中常侍有所踰制  
而希上思數者一切議罷而諸曹郎吏亦莫不廩  
廩奉其職會莊皇帝宴駕公從哀次條奏諸大禮  
頒布行之中外翕然稱善是夏今上即位上幼  
冲方嚮意問學知公宿學大儒晋文淵閣大學士協  
贊機密備顧問蓋公素以忠朴受知少師公故少師

公首推轂公而上即首任之為天下望及在政府

又與少師公同心體國興致化理視漢丙魏不啻

過之上嘗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克慎其一

曰同心上命主會試得孫鑛等三百人是年修穆

廟實錄成上加恩晋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

太保仍禮部尚書誥贈曾大父鑑大父綱父璋茲

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妻張累封一品夫人丙子公

以一品秩滿上又加恩晋建極殿大學士少傳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錄蔭一子中書舍人是年伯子興

周舉于鄉明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年遇上

夾輔言起都俞之風于時拜萬曆甲戌



優禮師保每見稱不名上殿不趨及諮訪大政多稱  
旨輒降溫諭褒之屢遣祀郊廟先師孔子暨上兩  
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款獻俘諸盛事公皆協恭  
贊成之無一不當上意而所受上恩賚殊特非  
先朝宰輔所嘗蒙至於金錢文綺輿馬什器之賜  
及夫大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公居恒自念  
遭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一會病肺久而足又患痿  
徙履漸不自勝顧恐一日負主未忍言去至戊寅  
秋公見皇上年日盛學日新朝政次第脩舉又自  
度病寢劇恐歸不及首立喟然歎曰帷幄非病臣素  
食地也因上書乞骸骨書婁上上屢固留之少師  
公亦復以書上意相勉公竟不能從而求去益力書  
至十上乃得請上徐遣御醫朱儒為視藥行人孫  
健護行時興周為祠部郎亦自上書請得扶持其父  
上許之仍賜肉幣金百金文綺二襲且詔乘傳  
以往日卿歸幸善休沐尋當召卿矣古大臣請老  
去國蒙被恩寵而為當時所極榮後來所追羨不已  
者無如常相疏太傅今公茲行何止加漢事數等公  
歸里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侍養會仲子  
興齊舉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國恩而不

世篤忠貞報之非人臣也即非人子也吾憊矣兒曹  
其母忘忠貞之訓哉是冬十二月廿八日公晨起猶  
對客食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噤不語越三日爲庚  
辰元日公自起擲沐坐正寢而逝若冲舉然計聞  
上甚悼之爲輟朝一日詔禮卿頒諭祭十一壇  
冬鄉營宅兆太宰議贈贈太保仍錄廢一子中書舍  
人輔臣議謚謚文簡諸卹典視常數有加嗟乎生榮  
死哀自古誦之未聞有如公之備且安也公生平深  
沈簡諒內辨而色溫於人不輕喜怒事不輕可否而  
人亦無所用其間以嘗之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  
爲詩若文古雅廓宏不涉蹊徑性尤喜澹泊雖被蟒  
玉未嘗去澣衣又門無私謁雖故人邑子不得妄陳  
一辭穆如清風其斯之謂矣乃其所與少師公斟酌  
元氣綜理萬幾事又在禁密非外臣所得窺而公且  
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恐見德人故益無所藉  
以頌公隆施即祠部君嘗語予鄉者平古田及懷遠  
府江兩大捷皆公石畫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者尸其  
功大臣休休無他技信夫吳國倫曰初呂氏以戍入  
粵何變手變也乃一日而四世稱相臣遂爲粵西華胄  
豈其先陰德厚乎若文簡公父子相繼欲反於楚則

又明於禮樂也已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公其自  
託於五世反周之義乎予故狀其大者如此公生正  
德丙子二月十八日距今六十有四年子男四人長  
即祠部君興周次即舉人興齊次興文興武興周娶  
湖廣少叅宋廷表女興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興文  
聘封川令陶杲女興武即國倫壻女四人長適舉人  
毛如綸次適諸生蕭如蔭次適諸生常任次尚幼孫  
男一人嗣簡興周出聘延郡丞屠炳言女祠部君將  
以某年月日奉公柩于某山之陽以俟 天子命使  
藏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  
文莊馬公行狀

魏學曾

馬公名自強字體乾號乾菴海內稱乾菴老先生公蓋  
起於嘉靖中年以文學名關中時關中士無遠邇無不  
延慕欲覲之者及嘉靖末年顯名朝著間隆慶萬曆之  
際以其身繫當代重望海內至以其利鈍占世道猶唐  
之裴宋司馬云乃萬曆六年十月十三日卒矣距生正  
德癸酉十一月初二日壽六十六歲耳越明年二子怡  
慥泣謂余曰知先公者莫公若也幸為狀其行將持以  
求志塋焉余自惟誠辱馬公深交然憶及輒泣下卒安

恐狀顧又安忍弗狀按馬氏世為同州馬坊頭人有諱  
和卿者生克敬克敬生馴太學生馴生文文生通知博  
野繁峙三縣以廉能聞通生珍宛平縣丞宛平公長厚  
配李氏封孺人繼張氏孺人生四子仲者公也公生而  
岐嶷稍長輒才悟年十四補諸生嘉靖庚子鄉試第一  
癸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歷修撰侍郎吏  
部左侍郎禮部尚書諸皆兼翰林院銜尋加太子少保宮  
洗時充 穆宗朝經筵講官自少詹事首為 今上東  
朝講官比 上踐祚日講至尚書始罷講更為經筵講  
官已乃以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內

侍讀司業洗馬祭酒少詹事詹事禮部右左

閣辦事公性本近道志復大嘗讀書華山深造博覽及  
入官與二三交契日夜以道德文章相淬礪雖不立道  
學標幟然毫髮不敢叛于道庶吉士故事年長者首一  
切公事曰館長館長頗稱難居公適館長也則每事盡  
善衆宜之在史局攻詞翰三為會試同考試官一主南  
畿鄉試試皆稱得人而南畿試往多瑕釁是年獨以殊  
尤稱分校永樂大典纂 肅皇帝實錄已為副總裁及  
為重修會典副總裁皆辨核副 上意在辟雍飭規貞  
教誨德繩違誠諸堂日以聖賢學訓督諸生乃前宿蠹  
弁宵人抑權闡請託杜內監庫踰額之歷乃復振資恤

私請增歷以疏積壓有鬻子為費者周之令留其子於  
是諸太學生始甚憚已敬且愛之曰是宋公復出矣宋  
蓋指國初名祭酒名訥者禮部有王府科者其吏胥以  
貨賄為市沿為錮習公至逐其尤者數筆曰事令人得  
以賄行者以官不親決雖決而事者莫知冥賂之也於  
是凡王府疏皆躬自檢度決之而又令郎官曰疏至輒  
呈堂已即以所決明示諸部門外毋令其刺候冥賂焉  
於是禮部肅然而諸郵典故亦紊公乃議為畫一之法  
請之報可著為令有張提點者其先以道家者流代封  
真人隆慶間奪之矣萬曆間乃復妄請公寢其奏而提  
點善黃緣有奧援勢不啻山壓公疏竟主闢邪不之許  
顧乃從中許公再疏議益力且上而人為止之壯虜有  
通貢市者業有定賞乃歲請增之公議謂長此安窮非  
計也宜勿聽三疏無慮數千言皆鑿鑿正言直道深計  
訥謨詳在禮部堂藁中然公尤善於進講初經筵時侃  
侃正論已疎穆宗聽洎侍講今上講幃益殫精事啓  
沃凡講章皆關身心治理要者善喻說易了曉公每講  
意既忠懇聲高亮而丰度復溫恭端重足動人又閣臣  
進有帝鑑圖說蓋納約最切者多出公手以故公獨受  
眷知上初對穆宗言馬某講易省已復于宮中數

稱之語浸淫聞于外又語內閣張少師曰惟馬講朕獨  
省悟或又講財退幃輒稱善諸講臣咸聞之者公嘗在  
寧上念之甚時時問閣期一月問張少師曰馬某服  
闋否少師言闋尚早然不必待宜先補官俟其闋即趨  
至矣上曰然及推尚書也遣中使問閣臣可無日講  
不若有留在講筵意閣臣對以部卿所繫重今禮部非  
馬某不可上意方已未幾謂少師曰講官馬到部幹  
上許多文書來時上方冲齡他無所嬰念獨眷于馬  
公若此一時士紳咸嘆羨轉相語籍籍盈都城遍海寓  
無不謂馬公得君云以故關中二百年無閣學乃竟自  
馬公得之公立朝斷斷休休然端願貞毅時部卿動輒  
關決閣臣公在部郎官以請公曰奈何以國之大臣而  
踉蹌嗟咿為哉內閣事故獨首臣柄之公入閣乃徃徃  
有所可否曰吾不能默嘿熟視已也毅然以其身為邦  
家砥柱而中外遂翕然倚賴之願乃一病以歿悲夫方  
公之未入政府也人情恨不即入及入則咸喜謂太平  
可立見於其卒則又無遠近大小皆潛焉為蒼生傷之  
生平受上賜金幣衣貂裘裏毳筭病賜粥米諸物  
遣醫視卒上悼之甚輟朝一日賜喪具勅所司議  
恤議上贈少保謚文莊加祭至十一壇蔭一子中舍遣

行人護柩還工部主事督修塋兆嗚呼備矣當公且卒  
京中聞天鼓鳴關之西見星隕光如斗人謂為公兆而  
公生時父夢南極星送一緋衣小兒母夢一龍自天降  
繞室行是公關天心動星曜非泛泛者故位極人臣聲  
震一世生榮死哀世所稀有云公孝交諸生時母李病  
革公謁款城隍神求代之姪應第者弗知也夜夢神曰  
若語若叔而祖母數定不可更矣其能動神聽若此已  
事宛平公與母張以無方之養三喪葬情禮交致而喪  
父時烏數百旦暮翔舞其上竟喪而罷比葬墓乃生瑞  
瓜人皆以為孝感云處昆弟洵有怡怡意而兄仕歷京  
中公得近之尤時時翕具友愛為子視諸兄弟子厚恤  
族更約之善凡交遊有所託必傾身為之無異已事尤  
厚諸嘗見甄拔及見德者萬之恒情遇布衣交既貴盛  
如微時大抵公仁篤出于天性故博倫報德周急戀故  
諸雅行種種難悉紀而又節不試于勢利才不眩于盤  
錯屹為一代大人斯固稟之者異亦學術淵醇然歟惜  
未究厥施耳公會祖祖父得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曾祖母祖母俱一品夫  
人配李氏累封一品夫人子二長怡舉人娶于楊次楷  
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娶于張女亦二長適潼關衛指

揮僉事張恒次通選貢生張思齊孫男三榘楠孫女三  
長字都察院司務高嶽子登龍次字編修盛訥子以才次  
字羅山縣知縣張薇子祗若公文宗太史公詩宗杜氏  
書法右軍善誘人出其門者多俊彥所著講章若干奏  
議若干詩文若干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

謚文莊馬公墓誌銘

張四維

關中古都會地當漢唐代蟬聯樞揆不可勝紀顧自

明興來名臣碩卿勲伐相望獨未參政地者迨萬

曆戊寅馮翔馬公始由大宗伯承麻拜云公負公輔

望久當是時以舊學受眷知上所注意甚厚海

內士咸訢訢謂關陝地靈二百年始發于公必且抒

所素蘊以協贊中興偉烈不偶然也俄而公被末

疾以歿吁可悲矣余與公周旋三十年知公深纂遺

行徵不朽宜莫如余者顧心內傷公每援筆輒泣然



不知涕之無從也蓋逾年始克誌而銘之誌曰公姓馬氏名自強字體乾別號乾菴陝之同州人也自其先世居州城南之馬坊頭有諱和卿者生克敬克敬生馴太學生公高祖也曾祖文祖通知博野繁峙二縣父玠死平縣丞母李孺人自曾祖而下咸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初李孺人方娠公夢龍逸室死平公亦夢南極老人以緋衣兒來送比公生頭角嶄然不類凡子父母竒之幼警悟自知學授章句即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年十四補郡庠弟子負嘉靖庚子舉陝西鄉試第一聲名籍甚顧屢上春官不偶益潛心下帷精進不懈已復携群弟子脩業于太華山之青柯坪癸丑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挈諸務曰館長人多匿年避之公年在數人下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愜於衆心前後鮮及之者乙卯授翰林院檢討甲子滿九載陞修撰是時重錄永樂大典被命為分校官丙寅丁父憂丁卯以重錄大典書成加侍讀己巳服闋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庚午回局兼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纂脩廟皇帝實錄是秋典應天府鄉試公品校精審凡三

為會試同考官及是榜所錄士咸稱得人陞國子監  
祭酒公見科條漸弛失教學初意毅然以振飭自任  
首按群不逞習為姦利事者剗剔積蠹悉取 累朝  
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燥競勵學官日以正學迪諸  
生于是成均中爽然易觀聽焉時生徒大集有需次  
經年不及撥歷者公上疏請損諸司歷事期而增其  
名額諸生有貧困不能自給者輒周之故士初憚公  
公已無不愛且敬者辛未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尋掌院事是時 上在東朝言者請妙  
簡端方士備輔道故遷公宮尹壬申 上出講學遂  
以公為講讀首臣公念 上方冲齡凡所進講不為  
微文與義務取目前易省事款款曉譬冀有所感動  
儀度端詳音吐洪暢 上聞而甚悅以告 穆考有  
時講退于幄後嘖嘖歎美衆咸聞之陞詹事兼教習  
庶吉士 上登極擢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尋轉左  
掌詹事府事丁繼母張氏憂歸 上時時念之嘗與  
元輔張少師言公所講解易省久之又特問公服將  
闋未也乙亥守臣以公服除聞 詔添註詹事府以  
原官協理府事充實錄副總裁日講如故拉京陞吏  
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缺廷推以公名請 上遣中

使問閣臣尚書兼日講否張少師為言講臣須清心  
專慮而禮卿部務煩重勢不得兼狀乃陞公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罷日講仍充經筵講官蓋特命  
也時宗藩繁衍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  
乖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抵牾以故王府科宿猾習  
其穴竇交結諸藩狡役出入為奸莫可究詰公一一  
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碍者為準其一  
時有為而設彼此刺謬者悉屏去之今禮部新題更  
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藁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積  
胥之尤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為裁決隨榜之  
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緣隸無所索賄公字肅然隆  
慶間嘗罷張真人封以提點世其祀及是提點來朝  
請復封公寢其奏提點固請不已公上疏歷陳其不  
可且請嚴杜黃緣請乞之隙無啓倖門語甚剴切初  
北虜通貢市儀部所議爵賞有定額矣乃虜欲無厭  
歲請寢溢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初約凡一切額外  
乞求令邊臣勿復通令甲所載文武大臣卹典節年  
條例增煩予奪靡準公審詳參校議為畫一之法奏  
之報可著為令丁丑知貢舉世廟實錄成加公太  
子少保戊寅三月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辦事公雅有康濟志以古人自期待感幸知遇夙夜  
孜孜天有以自效會夏秋之交暑雨偶感瀉痢疾久  
不愈竟以十月十三日卒詎其生正德癸酉十一月  
初二日得壽六十有六耳訃聞上悼惜深至輟視  
朝一日賜賵賻含禭之具甚渥贈少保謚文莊加祭  
至十一壇廕一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柩還工部主  
事督修塋兆凡所為哀榮卹終之典視禮臣所議悉  
加厚焉蓋上所惓惓注眷公者其恩禮始終不替  
益篤如此惜天不假公年不及大究厥用為可恨也  
公隆顙方頤鉅耳豐背舉止凝重儼然山立見者知  
其正人其操尚端諒凡立身施政務行心之所是不  
欲一毫苟徇於人無容博愛發于至誠見一人一物  
不得其所必疚然思為濟之故平生卹困周急惟其  
力所可為如恐不及見不善感額者將免已人有片  
長寸善汲汲樂與之自以為不如也蓋其德宇淵宏  
造詣深遠誠心直道貫乎表裏始終無間然矣性篤  
孝為諸生時李孺人病沾危齋心祈神祐姪應第者  
弗知也夜夢神告之曰語若叔而祖母數定矣其精  
誠感通如此事父宛平公樂志承顏備極無方之養  
居喪孺慕有烏鳥數百旦夕翔集其廬人以為孝感

所致云公配李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二人怡舉人  
娶楊氏燾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娶余息女先公十  
二日而卒女二人長適指揮僉事張恒次適選貢生  
張思齊孫男二棟楠孫女三一字司務高嶽子登龍  
一字編脩盛訥子以才一字知縣張薇子祗若銘曰  
昔在殷宗有臣甘傳迪德襄猷式弘湯祚公兼其  
遇侍帝中興金華初直王鉉竟升左輔神臯嶽  
竇蘊秀閱年二百毓公大受立朝三紀正色垂紳  
清風終始卓爾名臣執經旃厦陳義維晰謹論格  
心宸聰載懌視篆秩宗張陳鴻典議政于廷告  
猷孔善聖主深知寰區繫望天不憖遺哲人遽  
喪惋彼濟川中流檝傾煜煜箕尾不泯厥靈在洛  
之涖川原窈窕豐碑崇墉承恩建兆若堂者封  
公歸在中有銘考德傳信無窮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

謚文莊馬公墓表

申時行

同州城之北廿里許曰漢村有立窪然既樹既封曰

維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公之墓

公以舊學參大政為上所眷知自明興二百年

來于關中無雨然海內猶未厭于公以用公晚也公

拜命不數月而病病且革上遣中使臨視醫來

賜牲牢食餌加渥卒不諱上為震悼輟一日視

朝詔贈少保謚文莊加祭十一壇所司治葬使道者

護其喪歸里廕一子中書舍人息數最優于生死

無憾然海內猶咨深慟公以公未究于用也嗟乎  
明主慎簡弼臣至不易矣天若賚之而又亟奪之何  
哉悲夫公諱自強字體乾陝西同州人也別號乾菴  
士大夫稱乾菴先生云嘉靖庚子舉鄉試第一癸丑  
成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檢討滿九年考脩撰  
以父死平縣丞贈太子太保尚書大學士公喪解職  
尋以大典錄成進侍讀起家司經局洗馬領國子  
司業事還視局篆轉國子祭酒上在東宮公以少  
詹事兼學士進侍講讀仍掌院事已遷詹事府詹事  
上登極擢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尋轉左領詹  
府事丁繼母憂服闋以原官召起改吏部左侍郎  
日講如故尋陞禮部尚書世廟實錄成加太子  
少保戊寅三月以太子太保兼大學士直文淵閣是  
歲十月十有三日卒之日也公在翰林同考會試三  
主南畿試一並稱得士太學規條寢弛公至一新之  
訓厲學官諸生前宿蠹抑請託一票于功令無所寬  
假時生徒大集公請減諸司歷事三月令待次者無  
留滯有貧困不能自贍者常厚給之諸生始悼公已  
敬且愛公人人慶得師矣其在講幄當上之冲  
年公言幸以經籍備風勸宜有所感動開發深文微

詞無益也故公所論說皆簡徑明切而音吐高亮進  
止矜莊意發乎忠懇。上每虛已歛容受之甚安近  
焉嘗聽公講畢起至幄後猶嘖嘖稱善間以語于  
宮中及少師張公語亦如之迨推禮卿也猶遣中使  
問閣臣尚書兼日講否閣臣具言禮卿職任繁重不  
能兼狀乃已然。上時時屬意公他講官莫敢望焉  
禮曹掾故與王府宿狎交關請事窟穴為奸公一切  
繩以法既而曰夫官不親事假手掾而以賈重于人  
是招之賂也奈何禁之自是王府疏至輒親決決事  
日有呈中呈乃已掾抱案旁睨不得有所言已則榜  
示之門外自是掾廩廩相戒不入賄而王府人乃亦  
無薦賄者故事文武大臣沒則禮官據例請卹例  
多刺謬人有幸心公條議畫一奏可遂著為令張  
真人者隆慶初已革封及是請復。上欲許之公不  
可上疏請崇正黜邪抑絕請乞之路亂甚切直事竟  
從中處分公欲更疏諫或固勸之乃止北虜通貢市  
乞賞漸踰初約公謂長以安窮非計也宜勿聽事具  
禮曹章奏中公在內閣未幾然憂公思職終日欽欽  
意若不自得者臨終猶諄諄言吾受。上恩無以報  
語不及私蓋行後公九年為史官已共事。講幄已



又佐公于春曹同日而被內閣之命先後以職事從公且二十年習公深矣公儀觀豐偉巍然如山語言色笑未嘗無故而發然寬容樂善善議論常依于長者性嚴整密察自禪施履履各得其置有所咨問務盡曲折不以瑣細為嫌至臨事而斷持議深堅即責責不能奪也好周厄振窮解未授餐之惠不可勝紀然公廉執法請謁無所聽人不敢撓以私與人交終始有禮或以疏節見讓久而無幾微待之如初馭下嚴始見謂操束不便既而安焉最後深德公無不願為死者蓋公涵茹之量凝定之守深微之識計當為國家荷艱負重共濟鴻業以光太平而今已矣此海內所以悲用公之晚而咨咨深慟于公也公孝友在家庭德義在閭里世系姻屬在其家業不悉載載其行治大者以授公之子鄉進士怡兵部主事慥刻之墓門示後人無忘焉其神道碑則業有鴻筆在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

太保謚文穆穎陽許先生行狀

李廷機

萬曆丙申十月十八日少傅穎陽先生卒于新安里

第兩臺以訃聞于朝恩命已頒其子孫將求銘于

當代名世者則以先生遺言屬弟鴻臚君汶從子中

書君立綱叙述其生平授門人李廷機撰次為狀狀

曰先生諱國字維楨徽之歙縣人也系出唐睢陽公

五代時曰儒者避地居歙東門自是為東門許氏曾

祖鑑祖汝賢父心護公缺並以先生貴贈光祿大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配

皆一品夫人。心護公涉獵書傳，有心計。壯歲從季父游于賈季父，死公為致其喪，盡出橐中裝還之。而撫其嗣子鈺，與所生子金者，及鈺訟金弗勝，死同產謀。釋憾于金，金賴公以解。而後乃入構者言，以公歸其父。算不盡，想其事則公第自割予之。通想遍割，弗自明也。語在太倉相公所撰墓志及汪司馬許長公傳。中心護公婚汪夫人，舉二子，長曰沂，次為先生。生于嘉靖丁亥六月六日。時心護公東游，先生生七年始歸歸，而益困然。每論家世，輒歎曰：東門氏其有興乎？必吾後也。先生兒時病七日不寤，又嘗戲于園墮渠。

中皆無恙。公與汪夫人私自喜，謂是兒再免于厄，殆將亢吾宗者。年十歲，從心護公于毘陵，與毘陵生同學。郎已傾毘陵生十八，歸試新安學使者馮公大奇先生，擢為首，而見其名汪，以為類姓也。筆規之，更思所以名者。諦視王在規中，笑曰：是可名此子矣。遂名國補邑諸生。歲乙巳，疫大作，心護公病，先生扶持，久亦病且劇，夢神引之，浴于江，覺而霍然。遂已，既而心護公廢視，值歲頻侵，四壁蕭然。賴先生以都講給，而是時先生名蔚然，諸生間郡貳守許公聞而延，使授子經，念其貧，思所以振之。有謁先生居間者，懷金若

干願以佐二尊人甘饑言未竟見先生赤色從項起  
直騰兩頰不得其一語踏然無所容遂巡去蓋當諸  
生而趣掾已如此矣凡五試鄉闈五報罷顧益發憤  
嘗為駢語題其齋舍云愛惜精神要此身擔當宇宙  
蹉跎歲月憑何日報答君親歲辛酉舉應天鄉試第  
一甫旬日而心護公卒逾年汪夫人亦卒先生痛二  
尊人以食貧終廢幾一日之養而不可得也哀毀甚  
越甲子服闋乃之宛陵卒業石山寺中一日見二青  
鳥飛鳴移時乃去僧曰碧鷄也傳聞唐李翰林自蜀  
携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目出所藏圖卷

觀先生先生為賦碧鷄篇綴其後乙丑舉會試第七  
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日鍵扃掃軌迭覽冥搜究心經  
濟之學所撰館課不假手書史必手錄矻矻如諸生  
而先生自諸生時即嫻于詩日賦一首以為常故館  
中先輩稱詩文兩工者推先生後在內閣閱吾輩所  
為詩每有擯易極其工妙或名鉅所稱賞以為秀句  
先生猶謂宋人語耳不愜也蓋先生之於風雅深矣  
當是時都憲胡梅林公以浙事逮繫詔獄無敢與相  
問者先生獨往存之白其寃死而為之誄有 聖主  
方待公以不死而公胡以死之句士論翹焉丁卯隆

慶啟元三月授翰林院檢討五月充 詔使 賜一品服使朝鮮適國王新喪河城君李肱以庶兄子當嗣迎 詔先生謂肱未奉 朝命不許國人哀祈始許之禮成行學為國其師生開陳忠孝大義無不感動者先是 詔使率多携從人或扶商以往先生獨蒼頭四五人自隨朝鮮饋遺一無所受即赫號亦欲之獨好游覽古蹟觀風問俗所至賦詠命為皇華集有弔箕子謁壇君觀井田諸作蓋先生方授館職時有溧陽狄侍御者謂先生曰仕途以翰苑為康莊按轡徐行可致千里惟是履素弊縈耳昔某科南關西公並典試事乃人言嘖嘖獨不及某公者素足信也先生愛其言深自砥飾聲籍甚館中辛未春分校禮闈夏使益藩壬申二月 今上出閣講學先生以檢討兼司經局校書充 東宮侍從官六月 上登極八月陞編修十一月充 日講官癸酉萬曆改元二月充 經筵講官七月陞右春坊右贊善兼檢討甲戌七月陞俸一級是時 上日御旃厦不間寒燠先生宿學鴻儒善講解當 上心嘗手書責難陳善四大字賜焉丙子秋典順天鄉試十二月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丁丑陞俸一級九月典武試時江陵相公

頗愛重先生所以延接汲引甚厚及相公父病朝紳  
醜禱先生獨不與及歆奪情館中吳趙二先生訟言  
攻之有同年某先生者私謂先生曰吾儕後輩不必  
露童子雅習于相公胡不面諄或奏記而嘿嘿為先  
生先削牘娓娓數十百言已具謾應曰事係綱常相  
公自有主宰吾越俎而代庖何哉乃私詣言不可更  
出袖中牘進焉曰某受知深藉此為報耳相公銜之  
先生竟不語人牘亦無見者時上賜綵段諸公咸  
製衣入侍經筵即江陵相公新喪亦服綵先生獨  
不服問之故不答而後相公知其諷已也戊寅春南

大司成缺相公以語先生問願否先生對曰賢關重  
地司成道尊相公用人顧當否何如耳無問願不願  
也先生為司成南國士如坐春風和氣中務在長育  
成就之古稱教寬先生有焉居留雍會有缺序當先  
生顧不用用後者南中諸公怪而問先生先生曰資  
宜爾公不知也尋有缺又復然諸公復問先生曰俸  
宜爾公不知也其恬靜含蓄如此庚辰二月陞太常  
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四月陞詹事府詹事兼侍讀  
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九月改協理詹事府事充  
會典副總裁辛巳三月陞禮部右侍郎兼官并經

筵日講如故仍充 會典副總裁專管纂修事務十  
月陞本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餘職務如故壬午六  
月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官職務俱如故癸  
未春典會試四月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幾  
務辭不允尋充 會典總裁同知 經筵官五月八  
日 上出百子圖示輔臣賦百子圖詩八月 遣祭  
先師孔子是時長洲先生為首揆先生故同年相厚  
善同心輔政密勿之中往往相與有所旋幹臣維  
上亦嘗虛已聽之九月扈 駕詣 山陵相擇 壽  
宮 駕幸東山口同疏諫以罔游淫為言禮成進太

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予 誥命辭不允十二月以  
宮中賞賚取太倉銀十萬光祿五萬乃同奏太倉京  
邊儲不可動得停取而但取光祿甲申正月遼東大  
捷議加恩固辭從之 賜銀幣有二輔共濟之 旨  
是時 上偶疾靜攝會 慈寧宮灾陳言者少激  
上怒欲重譴同解之竟從薄罰四月復有言已外南  
關事者曰詆海豐太宰語侵首揆一時紛然先生疏  
乞辯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  
僚昔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小人今乃在下  
君子者乞勉留二臣以全大臣之體特罷臣以謝言

官得 旨慰留三疏求去 上遣內臣諭先生稱其  
謬誇讜言殫忠為國蓋 上手札云於是先生疏謝  
初出乃有以前疏言先生者 上為奪言者俸先生  
求去連四疏俱得 旨慰留猶不出 上乃遣大鴻  
臚諭先生先生疏謝言大臣猶梗柙也取其閱歷多  
年而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也歎其流通無阻而息  
其風波人以為名言無何留臺言復至亦以前疏也  
上怒付內閣擬奪俸半年不可一年不可竟降調於  
是先生再乞休而為言者請甚力 上嘉其雅量先  
生仍疏上 上乃以 冊禮趣亟出九月雲南獻俘

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予 誥命

辭不允再辭廕不允是月扈 駕詣 山陵行秋祭

禮兼閱 壽宮 賜銀幣乙酉五月遼東大捷議加

恩疏辭從之 賜銀幣六月 慈寧宮成以閱視勞

賜銀幣廕一子入監讀書閏九月扈 駕覆閱 壽

宮 賜羅衣玉帶丙戌七月 慈寧宮產瑞蓮應制

賦詩 賜銀幣八月廕從一品俸三考年滿 賜羊

酒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予 誥命

先生疏辭以無功不敢受賞即念臣在事久而臣父

母未葬或量予卹典 賜臣歸而奉立壟死且不朽



有詔勿辭其特予父母祭葬視一品階而命先生之中子中書立功乘傳代往襄事為先生乃再疏言臣辭賞請卹今得卹并受賞是賈之道而臣不忍為也謹昧死固辭上重嘉先生有讓許辭誥廢明年丁亥二月會典成乃贈三代皆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而所進先生吏部尚書以再辭許之更賜銀幣答其勞戊子二月復遣祭先師孔子九月扈駕還以壽宮勤勞廕一子入監應制賦渾河歌駕還以壽宮勤勞廕一子入監讀書十一月御史馬劾巨璫張鯨責輔臣不能贊

上決去上怒甚且下詔獄先生特疏救馬疏得留中十二月給事李復劾鯨遂廷杖閣中救不聽先生自劾上慰留之己丑春再典會試時文體浸壞先生極意挽回所錄必醇雅正大諸引用釋老言離經背道者即才雋士業為分校所收必黜之蓋將致緘猶更易若干卷一時程墨粹然一出于正而首所命題則大學引孟獻子言不以利為利者也蓋老成謀國慮遠識微即今日種種言利事先生已豫憂之矣四月北郊分獻七月有進士劾御史大夫并侵諸大臣先生以為所舉士自劾乞罷不允八月留臺

疏至連先生亦以進士也先生復乞罷不允八月少  
傅六年考滿賜羊酒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廢  
一子中書舍人予 誥命再辭不允庚寅元日 召  
見四輔于毓德宮出雖評事疏示之意弗然既以曲  
解威霽乃相與請朝講冊立 上納之既令譙讓張  
鯨既宣 皇長子 皇三子至 上手擁 皇長子  
令四輔前諦視良久曰乞早定大計叩頭出 毓德  
宮從來召見未得至者是日 天語諄復藹然如家  
人父子先生忠愛純誠遭離遘會可謂千載一時者  
也七月 召見四輔于 煖閣與商邊事評將才而  
是時火酋入河州虜王陰助之羽書狎至朝議紛紜  
長洲先生欲止革虜王之賞諭令回巢使火酋孤立  
而後徐乘其隙先生獨力主戰曰犬羊巨測豺狼無  
厭今渝盟犯順桀驁極矣豈有此時猶事羈縻不一  
大創之使彼得悍然挾而要我何以觀四夷明中國  
威重乎故 上面諭以貢市難恃媚虜將何止極寔  
用先生言無何以人言乞罷 上為奪言者俸慰留  
之引疾 賜羊豕酒米復言古平章之臣或與聞宮  
中起居至使人主當遊樂而遽問其知否今咫尺違  
顏 宮門萬里徒懔懔以 起居為請慚於言終疏

至者古筭副之流尚能規其居早朝晏罷以成中興  
今 斧宸罕御 旃廈久虛徒憊憊以 朝講為請  
慚於永巷脫簪者古山林之老尚能一出而羽翼皇  
儲今 主器及期 冊立未舉徒憊憊以 國本為  
請慚於商山采芝者臣之不任輔弼亦已明矣使  
上行此三者臣雖去猶留不則猶留去也 上嘉其  
忠愛復遣大鴻臚諭留疏謝仍及 冊立乃留中山  
陰先生疏請之不下第趣出十一月 南郊分獻辛  
卯正月進 訓錄叙勞加少師固辭從之 賜銀幣  
四月 北郊分獻七月遼東指直劾總兵曰言先生  
曲庇款寬以文法先生復乞罷 上不允且曰體悉  
邊臣此自正論何過焉時閩浙報倭款入犯先生言  
自古外攘必先內寧今臣僚爭務攻擊戈矛起轂下  
而敵國在舟中惟 諭令各修職業無恣習臆亂紀  
綱而安攘乃可為也 上納之為降 勅諭百官八  
月以 萬壽聖節請 視朝受賀報聞而已先是  
上許二十年春 冊立而戒群臣激聒於是閣部相  
戒勿敢言即儀仗卒辦易耳欲肅嘿以俟 中旨之  
自出而會有主事弗能待遽請之疏未下而是時太  
倉先生予假歸長洲先生以人言杜門不出先生念

主事業輕歎嗚 上心冊立之期必更更則愈不可  
知而後益難為力歛目而助之倉卒不暇聞長洲先  
生而獨與先生山陰就閣中章公揭以進 上滋不  
悅報聞而特降主事改 冊立後一年仍使內臣詰  
問先生輩豈其未悉于朕之言乎柰何與郎署小臣  
比長洲先生皇遽揭謝曰臣方席藁寔不與知然願  
毋以小臣妨大典 上批答纚纚數十言並他疏使  
內臣持出而內臣不知故事揭當藏閣第見有 旨  
而並下省中長洲先生聞而使人索之省中遂以為  
匿 旨懷二心又有言政地相戕陷者而不知長洲

先生見

龍性難馴

聖意已定

欲奉令承指而徐

俟其成先生念吉期將屆傳奉猶稽欲早計亟圖而  
必求其濟意寔未嘗異也故先生疏曰臣與二三輔  
臣愧乏房杜相資之才頗有丙魏同心之誼而長洲  
先生自明亦以為臣與臣某詞若相左意寔相成摠  
之歛挽回 上意贊成大典而已然 上終不能無  
介然先生亦堅意乞休蓋五疏乃得請長洲先生亦  
隨去先生歸再至吳閶與長洲先生會綢繆欵曲信  
宿而別因而泝毘陵浮陽羨周覽張公善卷之勝愛  
其山水清絕將營菟裘老焉而以室人重遷竟還歛

與歎二三老耆如殷司徒輩者黃冠野服杖而游于  
閭閻阡陌間所至賞酒貨蔬以相食飲舍者爭席場  
者爭竈曾無知其為相公者性好施在京師旦出必  
徧予丐者錢每旦則群丐集陌上伺焉如是者若而  
歲窶族窮交時時有所推解至再三不倦歸乃出祿  
賜立祭田制產買宅以處窮匱曰彰君賜也先生  
於書無所不窺抒為文辭溫潤豐厚詩宗高岑章奏  
類宣公箴銘頌表各臻其妙稱一代作家而未嘗以  
文章自命也當楚權熏灼卑者蠅趨蟻附高乃露布  
傳檄之而以為名先生規諄於密微特立於頹靡而  
終不以氣節自見也及颺逝仄寒批根未已先生獨  
不謂然曰薛文清公有言事已往不追最妙寘之已  
耳平生不以機心存于胸中寬大善容忿嗔不形于  
聲色含瑕瑜齊喧寂敗燥冷炙無所不可其天性然  
也懸車五年庚不念是非得失惟是聞朝廷大政  
事大利害燕居深念低回者綦日至寢食不如常家  
人莫敢問每朔望必朝服于庭中焚香北向叩頭丙  
申九月間孝安皇后喪為位哭臨于斗山書院曰  
宿焉而院在山絕頂或以為非長年所宜居先生不  
為動遂中寒昇歸寢疾八日卒臨卒時無一語及家

事但起索朝服被之坐而瞑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營墳與配夫人汪氏合葬仍賜夫人祭二壇廕一子中書舍人贈太保謚文穆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蓋先生將去上猶稱其遇事輒言不存形迹執義見貌殆亦似焉而先生之去以國本去未幾而太倉先生請豫教上遂沛然從之則先生言上竟未嘗不用而去就存沒之際禮秩恩數優隆周渥斯不亦善始善終哉汪夫人以萬曆辛巳年卒始封恭人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長立德生貞娶撫州府通判鮑獻旌女為工部尚書象賢孫次立功中書舍人娶光祿寺署丞汪學忠女汪夫人出俱先先生卒次立言聘都給事邵庶女次立禮聘同安縣知縣洪世俊女側室汪出女三一適辰州府通判吳文宗子監生萬成一適大理寺寺丞黃應坤子監生采夫人出一許吏部考功司主事洪文衡子嗣經側室出孫男五志古聘洗馬張應元女志吉聘光祿寺署正吳時修孫女志才聘都御史汪尚寧孫女立德出志文娶僉都御史羅應鶴孫女志高聘監生汪士龍女立功出孫女三一適戶部尚書殷正茂孫監生光位一適監生吳繼泰立德

出一許庠生汪虞龍子泰一立功出曾孫一瑤枝志  
文出先生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汪夫人合  
葬豸山之陽惟先生盛德雅度亮節素風博殖閎詞  
而深中隱厚平生以矜炫為可薄即先生之子孫昆  
弟有不盡見聞矧門下士所能殫悉爰乃考覽朝  
記更與同出師門者各據其軼事微言參以鴻臚君  
中書君所授略為論次以備采擇惟惠而賜之銘斯  
先生所為不朽矣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

太保謚文穆穎陽許公墓誌銘

王家屏

少傅新安許公以經術侍

上青宮

上既即位益

親近儒碩遂以公充

經筵日講官先後周旋旃厦

者十年而相相十年而以儲議弗決爭之不能得

移疾歸居五季以萬曆丙申十月十八日卒于里第

訃聞上震悼輟一日視朝詔贈太保謚文穆加祭

十一壇所司營葬官一子中書舍人

恩禮稱始終

焉公弟鴻臚君汶從子中書君立綱遵公治命走使  
奉宮詹李學士狀屬余駱其幽余往以職事從公後

睹記公猷蹟頗詳覽狀宛然如其平生也則安忍以  
不裴驛公諱國字維禎潁陽其號系出唐睢陽公遠  
五代時有儒公者避地居歛東門曰為東門許氏曾  
祖鑑祖汝賢父心護公缺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配皆  
一品夫人心護公少從季父賈以儒雅聞其割產子  
弟棄責振貧事尤著語在大倉荆石公誌中母汪夫  
人以嘉靖丁亥六月六日生公兒時病七日不寤而  
蘇又戲墮浴池得出心護公私竒兒再免于厄貴徵  
也則挈之游毘陵公時十歲警敏業傾其同舍生季  
十八歸試新安督學馮公竒其文拔首多士而以其  
名汪嫌于姓也為更今諱心護公既輟賈值歲饑疫  
兼坐割產故益貧且病久之喪明賴公授徒資行修  
為養公又特廉郡俸某延公訓其子或懷金謁公言  
事公顏頰盡赤不交一語而走名以是益重卒酉舉  
南畿鄉試第一人報至心護公卒踰年汪夫人亦卒  
公痛而尊人劬而不及食其報哀毀甚服除卒業宛  
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僧言此碧鷄  
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攜來者我明惟舒梓溪狀  
元一見曰出所藏圖繪示公公為賦碧鷄篇意頗自



負乙丑舉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士日鍵閣冥搜  
述覽究心經濟之學抒爲詞章閱深典麗館閣稱詩  
文兼擅所長者罕儂焉隆慶改元授翰林檢討奉  
詔賜一品服使朝鮮適國王新薨河城君昫攝郊迎  
禮公以昫未嗣位不許國人哀懇乃許之成禮而還  
饋遺一無所受獨使輶所過覽勝觀風間有紀述若  
皇華集吊箕子謁壇君諸作迄今爲其國人所傳誦  
焉辛未春分枝禮闈夏使益藩壬申今上出閣  
講學以公兼司經局校書萬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  
坊右贊善時上曰御經帙無間寒燠而公齋心夙

夜勤恪視儕輩有加比進講儀容周慎音節鏗鏘託  
事獻規曲盡忠款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陳善  
大字賜焉甲戌秋典試武闈丙子秋典順天鄉試所  
收文武士並稱得人頃之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預  
修兩朝實錄書成咸蒙叙賚戊寅遷南國子祭酒  
庚辰轉太常寺卿領國子祭酒事教士務在長育成  
就之士樂其寬不督而勸己擢詹府事兼侍讀學士  
仍直講帙其秋改協理詹府事充會典副總裁辛  
巳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兼官直講如故癸未春典  
會試夏簡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尋

從 上考卜壽宮晉太子太保直文淵閣予之誥命  
甲申滇南獻俘以決策功晉少保直武英殿丙戌一  
品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予誥廕公念父母厝淺土  
未葬疏辭誥廕而請卹願歸襄窆窆之事 詔予祭  
葬命公之仲子代行所辭誥廕不許固辭乃許之踰  
年 會典成晉吏部尚書仍予誥命公受誥而辭官  
不拜己丑春再典會試時文體寢壞公所錄制義粹  
然一出于正諸引用釋老言離經叛道者即才藻士  
咸擯弗收士稍稍懲其陋習焉尋以一品再考進今  
官仍予誥廕計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公

獻

南北郊者三

誥贈三代任子者四其他以扈

駕闕工應制賜璘玉銀幣諸恩數率優異不可勝紀

公亦感激

上眷知孳孳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

場事語侵大臣者公請辯邪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

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

在君子又言大臣猶榘也宜取其閱歷略其寸朽

言官猶江河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為名言

然自是忌者彌衆數交章詆公公每疏辯輒自劾免

上特嘉公忠讜數譴言者以留公公言留臣讜言者

是速臣之去也則復力救言者往往得解臨洮之變

元輔欲俟虜王回巢專力以制火酋公憤歎虜助逆則歆並剿以圖大創又嘗言戈矛不在敵國而在轂下安攘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忼慨引大義此類升儲之議自庚寅元日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皇長子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旨而是冬公以三事進規其一冊之深以不得所請為慙疏留不下余乘間請于上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群臣勿謹方靜以待命而主事某之疏上矣時獨公與不佞守直度必償事曰相與具公揭以進冀有所調護于間上果不悅遣中使詰余兩人先生輩奈何與郎署小臣比公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五上重違公志予告給傳以歸歸攜二三者舊徜徉山水間所至易村醪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餐置往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為憂及聞太倉公請豫教而俞始一色喜寄聲余相慶猶認認慮後事曰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則忠臣無已之心哉未幾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于斗山書院山高風烈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公貌溫氣和襟宇冲曠與人處若豁若谷靡所不涵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方在館局甚為江

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紳醮禱公獨不往尋以奪  
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公特削牘藏袖中詣其第密  
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人也南中司成缺  
江陵問公願否公曰賢閔地重司成道尊懼不任耳  
敢云不願既之留雍序當遷者數矣而不及公或怪  
問故公初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俸宜爾也深厚不  
伐如此尤敦儉素即既貴鮭菜脫粟瀚衣濯冠無所  
不可而所識窮乏及所哀憐之交緩急相抵至傾橐  
振之無恡容居京時每旦出必攜錢以施丐者丐者  
群集陌上人得受一錢去余嘗謂公此心即納溝之

思不惻于此云公配汪氏初封恭人以萬曆辛巳卒  
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立德庠生娶鮑氏立功中書  
舍人娶汪氏並汪夫人出先公卒立言聘邵氏立禮  
聘洪氏側室汪出女三一適吳萬成一適黃采俱國  
子生一許聘洪考功文衡之子孫男五志古志吉志  
才志文志高孫女三汶綱等以丁酉十二月念八日  
葬公豸山之陽與汪夫人合禮也余目憶公爰立時  
適當國事鼎革之會上疑于任而下競于挽政地  
滋為懼府公與元輔長洲公為同年友而太倉公與  
不佞後公一歲入復同氣味無異時枘鑿之嫌公以

是得一意發抒，隳肝膽，自効謀于庭，無遺諳而言于上，無隱衷，使得究其猷，為宮徵交宣，鹹酸互燮，轉移扶掖之力。宗社當終賴之，而今已矣。追惟往誼，潛焉涕零，詎直聚散存亡之感哉！銘曰：歎之東門，許為右族，台星注精，是生文穆，碧鷄兆瑞，金馬升華，書紉紺帙，藻潤黃麻，造士賢閑，掄才執藪，既廣陶甄，兼弘薪槓，青宮翠幄，執筴周旋，琢磨績懋，疏滄勞殫，先學後臣，延登鼎軸，選愛萬人，匪由夢卜，參調大七，密覲前旒，臯襄益戒，杜斷房謀，厥或睚眦，毛舉擊擊，國是一明，捷翩頓戢，狡焉秦虜，烏合馮陵，廟謨一定，猖獗斯懲，侃侃不撓，其直如矢，推溝軫捷，傷市抱耻，深惟主器蚤屬，元良約履，納牖慮切，垂堂天聰匪高，多言易亂，方幸轉圜，俄驚反汗，幾不如舍行矣，歸休銷聲息景，杖屨優游，懸車五年，溘焉易箒，朝野摧心，風雲失色，豸山之下，有鬱佳城，褒綸愍冊，榮與哀并，我誌其藏，勒之貞石，形空名留，昭示罔極。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律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穆潁陽許公神道碑  
今皇帝尊禮大臣閣中一時共事享名實者長洲申  
公新安許公太倉山陰兩王公翼贊休明就事刺調  
而不見跡甚力諷訟開濟衆長畢舉委蛇進退雍雍  
如也而無忤懣心甚和蓋稱極盛云久之數公相繼  
謝去許公歿先歿訃聞天子震悼輟朝予祭祭至  
十一予葬葬用合予贈廕為太保為中書予謚為文  
穆榮哀備極實余嗣事自親之乃按狀志為之碑公  
諱國字維楨徽之歙縣人父心護公缺母汪夫人祖

汝賢曾祖鑑並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達極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始祖儒系出睢陽公五代時避居歙東門遂稱東門許氏心護公賈而儒季父客死公歸其喪盡出橐中裝還之而撫其嗣子鉦與所生子金者及鉦訟金弗勝死同產謀釋憾于金金賴公以解而後乃入構者言以公歸其父算不盡愬其事則公第自割予之逆祖逆割弗自明也王司寇汪司馬傳之長洲太倉相公志且表之甚詳汪夫人舉二子長曰沂次即公生嘉靖丁亥六月六日幼不好弄神骨嶷嶷如成人見者竦然生七年心護公始歸大喜曰東門氏其有興乎是在此子攜至毗陵游且學所至傾動十八就試學使者馮公大奇之擢為首公初名馮汪公以汪類姓也更今名出入十餘年聲益震遂為諸生祭酒在崑崙嶽嶽無能難且折者是時心護公貧且老又失明歲婁侵賴公都講以給郡貳守許公延授子經念公貧思以振之有謁公居間懷金若干願以佐二尊人甘饜言未竟見公瞠視無一言面發赤其人却走讀書發憤無所不窺揭而楹曰愛惜精神要此身擔當字宙蹉跎歲月馮何日荅報君親其立志如此辛酉舉

應天鄉試第一甫決辰心護公卒已汪夫人亦卒痛  
毀骨立乙丑上公車都人士指目曰夫夫賦碧雞篇  
來取就不可當碧鷄者相傳蜀烏李青蓮至宛溪攜  
之留石山寺舒國裳一見為狀元公再見寺僧賀曰  
為賦之詩盛傳故云然公竒微不一兒時屢阨屢免  
常病劇夢神人引浩之江頓愈蓋默相自負非一日  
矣是年進士第七選庶吉士中祕故多才公直壓倒  
匪獨詩文拔萃也其德器實先之且以年為之長進  
止蚤莫甚南課必手書日必有賦以為常扃戶却掃  
卓然以名世自任丁卯授翰林院檢討會 穆廟改

元賜緋王詔諭朝解李王清簡有體後國王使至必  
問許先生安否已使益藩壬申 今上踐阼都文學  
侍從者十七年自編修贊善洗馬詹事左右宗伯少  
宰以至大拜經筵日講未嘗一日離 皇帝手大書  
責難陳善為額賜之官亦屢遷獨以司成處南中者  
二年則江陵之為也江陵既奪情不自得裂眦言者  
公削牘請見力陳非訓且緘宮綵示諷恨甚思中之  
念公得君且迫大義姑含忍出之南會 上眷公復  
召無何江陵敗而公叶枚卜相矣凡相臣必廷推公  
由特旨既下閣尚未知至有握髮往者中外欣欣謂



人望所屬固當而簡在出 帝心咸加額頌 明良  
矣是時 天子勵精謨謀諫請如東山返蹕太倉傳  
取時亦聽從且有共濟之旨即言官深譴所揭救或  
止薄罰公益挺挺極言君子小人大臣諍臣須有分  
別蓋謂大臣猶梗楠也取其歷閱多年而略寸朽諍  
臣猶江河也歛其疏通無滯而息風波 天子深然  
之出手札稱謇諤謹言殫忠為國而悠悠躋躋從此  
蠲起旋起旋息幾相始終第公廉勁無可指摘言者  
揣摩影響為懷語示激蕲必去公亦累自劾求去  
賴 聖明慰留庚寅元日召至 毓德宮宮在大內  
東偏先朝賜對如揚劉諸大師未嘗至者 上擁  
長子令前視欵欵諄切輔臣頓首趣賀元良仍曲解  
雖評事釋之七月召至 暖閣議邊事公力 主戰  
首揆主革賞諭虜王孤其勢 上兩用威懾市餌火  
酋卒叩關奉要束後 天子益深居公內激切直疏  
上下否弼臣國無狀何敢望韓休更懋懋不得比於  
脫簪之敎采芝之老能使其主割寵定太子早朝是  
罷成中興謂尸素何何輔弼之為也先時閣臣疏朝  
上夕報可至是顯舉 冊之事倡群臣回天意上  
頗訝之留中山陰公助請亦不得第趣出公歎息謂

事關宗社須以去就決太子天下本事孰有大此者  
日焦勞無所出既爭疆上不無動戒群臣長幼有  
序毋獵獵取名激朕侯二十年春告廟行冊禮上  
下稍紓而一曹即不勝躁觸鱗巨測公念事急且中  
變後為力愈難欲曰而取之時太倉公予假歸獨山  
陰公在立草公揭進言主事不諳機可恕大典至  
重毋以一怒輟而長洲方杜門不及聞也上彌不  
樂降主事庚前旨遣內臣詰問頗峻長洲公皇遽  
揭謝云臣久席藁實不與知上得揭手批答下省  
中故事揭當藏閣既並下衆疑而公兩揭不無異同  
從省中索取者又獨長洲愈疑闕然起上恚甚公  
疏辨堅請骸骨竟放歸而長洲亦從之矣公在閣八  
年亮直惻誠于毀譽非所惜拳拳以正紀綱厚風俗  
為本每言士大夫須素履先定故涉事小者不見疑  
大者不受撼寬博善容樂與人善簡澹無所嗜好裴  
公有言生老病死遇著便做鹹苦辛辣遇著便吃公  
實近之惡矜炫疾苛縱倭報有端廷中大言曰臣察  
恣胸臆爭務攻擊取勝退而傲色汰志無不遂也舟  
中敵國尚不能去何况海外上聞為戒諭百官雖  
機務沉密大冊短章援筆灑灑爾雅宏深課試必親

閱詩多攬改極工確即甚高華亦云唐選甚秀拔亦  
云宋句包孕賈陸凌轢高岑未足云喻校文先尚體  
骨浮誕者必黜民譽國華布列有位佇國家數十年  
之用未艾歷閣銜以壽工邊功加者三太子太保少  
保兩殿大學士以考滿加者二少傅太子太師兼吏  
部尚書以會典成贈三代如其官者一廕中書胄子  
各三琢玉麟璘上尊白騷奇珍之賜無虛歲加恩輒  
辭輒不允丙戌初考力辭誥廕請追贈父母及祭祭  
許之命公子中書立功乘傳代襄事尤異數云同考  
會試一主會試一主鄉試一武試一南宮試二分獻  
兩郊再祭先師應制賦百子圖賦渾河周慎獻替得  
大臣體在位鯁鯁不忘投老既歸第宅蕭然愛陽羨  
山川將卜居汪司馬迎謂曰公老且休矣新安誠狹  
能生公歎不能終有奈何握手笑遂已再至吳會長  
洲公策杖登岬却後車步履健捷如飛衆聚觀驚譁  
曰是相公耶其僊耶居平爲巾野服與父老處處周  
遊無所不可歎好施振族憐交廣圭創廟大彰厥賜  
意豁如即兩兒尚襁褓室人以身後請不屑屑計及  
安頓處也戒家人凡卹報祭進事削去歎閱涉青  
宮或言路通塞者必大書以聞每嘯蹙低回歎云老

臣何敢忘丙申秋 孝安皇后崩哭臨宿斗山中寒  
歸八日卒語不及私春秋七十公之去實以冊立  
肯天下益高之諸所抨擊者亦歎公大節不可奪  
直社稷臣庶幾賜環為霖雨而竟溘然不可作矣  
老成人可惜即大厦誰賴哉然公去而太倉公緣其  
說力請 長子得出閣親師儒名公大定公猶及見之  
天子亦念舊不終慙禮秩崇渥君臣父子各得其  
所其亦瞑目無憾也已公使遼有皇華集奏議著述存  
于家火者在國記配汪氏先卒封恭人贈一品夫人  
子男四立德生員立功中書舍人汪夫人出俱先卒

立言立禮例有廕側室汪出女三孫男五志古志吉  
志才立德出志文志高立功出孫女三娶嫁皆名族  
詳志中竊謂公正色立朝其品格風度與忠公憂國  
之心求之古人當與富鄭公相匹然鄭公所遇神考  
其為君也自用而禍安石其為相也好勝而抑故鄭  
公老洛陽而甘歎樂抑其立志在必行其決策在必  
用即天子改容下亦無能難者今公事 明主所共  
事者師師相讓似為勝之而志與策不必盡申其議  
論必至懸車而始定豈人事與抑時會有適然者余  
從 翠華之末獲事公得其素節吾心在事實難定

本最烈公歿而天下事又一變矣長洲道選太倉堅  
定山陰停時三家鼎立豈其忘之責在後死益多感  
慨耳鴻臚君汝公從弟也謂余當有言是時同年羅  
宗伯康州卒其子亦以駭請曰慨老成雖謝不能不  
重世道之傷余曰誌公墓為之駭駭曰江水有沱誰  
為變化蛟龍翫鬪豈無風波要以澤物則多青松有  
質誰為培植冰霜風日豈無蝓蠹要以蔭棟則吉天  
都之下豈山之墟身騎箕尾功勒璠璣殿 皇家弓  
國有儲留太平弓身所餘臯如畢如斯太保之幽居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太保諡  
文憲王壘陳公行狀

黃輝

萬曆丙申十二月十二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陳公卒于第胤子太學生光讓手疏公  
世系歷官之略屬輝為狀自惟謏陋無以知之公深  
然狀不敢辭公諱于陞字元忠別號玉壘山人世為  
吾邑之水西里人其先自閩遷南充云出宋秦公後  
始祖曰彥良更數世有興祖者當元至正間為公九  
世祖興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皆世業農  
平生紀始受讀紀生衡為大理府訓導衡生信貢為

太學生信生大策大策生公父太傅文端公以勤自  
衡至大策三世並以太傅貴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太傅公為翰林檢討生公於長安  
里第先夕有數人夢先樂都從自天來尊一羽衣下  
太傅公室覺而言諸太傅公不謀同詞太傅公異之  
無何公生少則岐嶷敏銳誦書如素習者太傅繼舉  
二子輒受公特甚即課讀不甚亟常令自以其意  
學問公穎悟兼人每有綜譔輒如太傅所欲出者曰  
有絕喜之曰是真肖我辛酉公年十七還試於蜀鳳  
阿姜公大奇賞之是秋舉鄉第四人戊辰舉於禮部

第三人對策高第選改庶吉士是時 莊皇新政群  
賢滿朝同館極一昔雋選公閣試輒先鳴太傅意不  
自安常不預閱卷又深向徐文貞遜避曰得無以孺  
子示人私其又奈諸彥何文貞則笑謂吾安知公子  
誰何衆實有目公不為相黃年也者乃甚私耳庚午  
授翰林院編修俄充 實錄纂修官而是昔太傅意  
有所不嘆輒疏乞骸骨歸公曰請假扶持偕還皆共  
榮之壬申復如京師甲戌分校禮閣所得士為多會  
穆宗實錄成陞修撰旋以太夫人憂歸丁丑 世宗  
實錄成陞俸一級服闋以原職充 日講官已邠以

講讀叙勞晉俸一級明年太傅公年七十矣公疏乞  
歸省上特命存問太傅而賜公錢幣給驛歸故事  
大臣懸車年非八十不輒存問獨太傅公先十年得  
之 主上固念 先帝舊學柳亦世臣啓沃之以人  
愈榮焉是昔里中鄉大夫若太史任公瀚御史大夫  
王恭節公廷皆年高於太傅公恭節與文端公先被  
存問而它縉紳耆舊年先後太傅公者又十餘人每  
稱觴高會衣冠古雅語笑真率鄉人訖為絕盛事而  
公復推太傅公之指括里人壽考為高年會觴行人  
人願割一歲奉太傅公為壽至極歡乃罷太傅公雅

愛嘉陵黛王之勝構小樓其上榜曰清華日往游焉  
公乃集唐人詩涉江樓者為絕句若干首命善歌歌  
以佐飲節諸景會有若天成他所為養志率類是云  
癸未仍補 日講官直 起居注甲申擢司經局洗  
馬修撰如故乙酉主順天鄉試擢侍講學士丙戌秋  
間太傅公訃公哀毀不自勝 上賜路費文幣給驛  
還里歲戊子巴蜀旱甚公設粥為振多所全活者已  
丑奉 命仍充 日講官俄擢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庚寅十月疏請 冊立東宮辛  
卯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壬辰主

禮闈試改吏部右侍郎俄遷本部左侍郎以原官教習庶吉士癸巳滿三品考 上賜鈔錠牢醴廕子入太學復同諸臣請 冊儲官已又請 上臨朝 講讀接見臣工如往時是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公自隨太傅子舍則習聞 國家典故又該覽諸家所撰結以為 寶錄 寶訓 會典諸書皆渙而不屬何以示後世失今不為類止使祖宗功德及諸先臣善言懿行湮鬱不宣史臣耻也目疏請如宋正史故事纂修以示萬世詔報可甲午感疾疏乞致仕 上慰留之其年五月以原官兼東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俄克 正史總裁官 國朝有二百餘年諸名臣世家公卿奕葉相望然未有父子端揆如公者人以為儒者之極榮家倫之萬慶云公感激不自勝曰奏疏以為方今 至尊深拱忠直沉淹吏治惰窳國用匱乏邊陲多警武備未修臣荷恩耿耿輒不自量倘可裨萬分之一者修為六事以獻一曰接見大臣謂書稱無逸則壽深居雖逸反致血氣結韜喜怒失平非葆生道也天下猶一身然君為之心精神不貫百骸罔振以 肅皇帝之精明而未年貪黷成風夷虜深侵則倦勤故日凋耗十



倍往時請亟修 朝講召對之典以振權綱決壅蔽  
二曰錄用人才謂遷謫諸臣無終綢理稍一薦用輒  
疑為黨宜如嘉靖中故事天官以為屢薦者例聞惟  
上所用不則與衆斥之庶息歸於上而賢不肖無  
所溷匿三曰勸獎外吏謂今時重內極矣宜倣古制  
及 祖宗初意行取之典州守舉貢必與焉郡守考  
最得擢京卿撫臣報缺推用必參擇內外賢則久厥  
任如 先朝所以待周忱王朝于謙輩者按臣報  
命必嚴厥考揚職者優之如 先朝所以待屠濬王  
忬胡宗憲四曰清查邊餉謂財賦歲入不過百五十  
餘萬邊餉乃至三百三四十萬矣請慎簡邊計之臣  
令奉 專勅得漸汰虛浮仍同直指使者悉心出納  
及屯運鹽糴之務能者即擢卿寺督撫大吏同心節  
省即不能如 先朝舊額亦當照嘉靖十八年近規  
為中制而止五曰儲養將材謂武弁推用徒據紙上  
武科齟齬難致異材朝廢夕用非所以明 朝廷也  
請自今薦者必覈俾公卿與臺省共聞之奇材則特  
薦而試之武舉外別立科款以待智勇技能之士六  
曰擇用邊吏謂邊郡將不知民吏不知軍請別為銓  
法擇與邊宜者吏之仍加寬恤有功則增秩久任諸

生中閑于武者督學使得自選備用庶幾任環董和  
政王和直李春艷輩可復起也 上忻然嘉納皆見  
施行焉初太傅公當 穆廟御極首上十事比姚崇  
要說公疏大指略同文端而言之加詳纒纒萬有餘  
言通 國體暢時事皆其素所蓄積款一得當極焉  
發抒者也丙申二月以西邊奏捷晉太子少保旋兼  
管重錄 寶訓滿二品考加太子太保 賜資有加  
焉仍廕一子入太學其冬言臣以事同時斥二十餘  
人南北臺省幾空公從輔臣具密揭放者再露童故  
者一明年正月又疏為齒馬枚鼠自古記之今法行  
自近不足煩白簡且臺省建各有主者又或遠在南  
都或奉使各省意外株連不知罪本兼其平日固有  
觸 宸嚴劇貴近者驟而罰之是言亦罪不言亦罪  
天下將謂 主上陰馱其直而揚以嘿斥之從此士  
氣日銷容容諱言即有好蠹誰當糾發者臣乃不能  
從中調護竭力匡救豈不內愧於心哉疊疊數百言  
絃而且婉雖不得請而中外翕然稱之亡何 兩宮  
突公引罪自陳乞罷不許公體素強健少年豪於飲  
中歲稍稍剛制乃至涓滴不入口是冬有事于南  
郊公當分獻夜大風不任自是感疾遂成閉格竟不

起上聞之傷悼命太宗伯諭祭卹典務從優

厚賜賚有加焉復遣中使諭皇長子故大學

士于陞侍講讀勤勞不幸即世宜有優賜皇

長子敬如命蓋特數云於是遣儀部郎周傳誦護喪

以還而尚寶司丞張久徵致水衡金錢往董兆域議

贈贈太保議謚史臣曰於法博文多能曰憲宜謚曰

文憲制曰可國朝以文憲謚者先是唯宋公景

濂彭公純道費公子充至公而四美矣夫于文端為

有光矣公端凝簡重外和内介則之甚溫以恭而風

規峻整語咲中度與人交不苟合為真誠坦豁儼然

容接人人無不自以當公者平生尤嚴取予自居

朝在里未嘗以秋毫干人人秉樞軸尤謝絕謁遺門

無雜賓泊然如水雖父子窮貴歲入租不過二千石

三宗貧者時時仰振焉服用飲食皆真素其萃其天

性固然非強飾者蓋公世受戴氏經家閑於禮幼則

習文端公訓長受室于王恭節公恭節公一言一行

不可範于人不由也公之所漸遠矣家故多藏書生

而好之未嘗一日不在書皆手自校讐門公類輯用

便披閱性持強記大要欲博通古今以其精為經濟

而其緒餘以為詩文初太傅公入政府會同事者意

互有抵牾遂幾以舍去公遭遇尤奇常思為所欲為以抒太傅之所未究而天奪之年竟鬱厥志卒之日無賢不肖咸相與太息時方多故國家乃失一良佐而公之疏辭入閣有曰私門之忝竊既甚公達之責備彌多竭臣之心不足酬聖朝殊尤之遇整臣之力不足成先臣未盡之忠讀者知其擔荷不淺惜也有餘于志不竟于年此言亦若為之券然者嗚呼公于構撰天性敏捷而未嘗苟作出語皆宏麗整瞻義然而冠劍列琅然而金石鳴根本六經旁卷子史不為艱詭刻削之態而自有清廟明堂之氣韓子所謂流于既溢而發于持滿者庶幾足以當之又嘗著文樂軒記以為本朝聲詩乃可關古作者之堂惟文不然以不若古人之讀書多而用思苦也成之易則不工不工則不傳不工不傳之文為之不如其已蘇子瞻云吾文如萬斛泉源隨地而出常行于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斯足以狀文之樂矣至於觸山礙石傾仄洄湫澎湃激越如不自得斯所謂良工獨苦者而子瞻未之詳言也論者以為知言性好山水常泛錦江登峩眉霞想鬱然賦詩見志郡西南二里許有峰曰寶臺峯峯孤秀有泉曰金泉即袁天綱隱

慶岩東有謝自然丹室公亭其椒曰賞心西去數百武為金泉書院峰之陰構別業馬枕山臨流行柏蒼翳古洞藏書流泉繞屋溪光山色應接不暇靈丹常春赤日無暑公愛其近且勝也常與賓客遊而樂之曰吾異時有於藉手於國家歸當老此峭倩中矣東山在望雅志莫遂悲夫公事太傅公及王太夫人天性至孝而賈夫人實生公公母王太夫人至舉于鄉未知其賈出也賈夫人又不及公成進士而歿故公遇賈氏尤厚太保公以公滿考請如先臣楊博張四維趙貞吉例進一階得旨贈特進光祿大夫與

王太夫人同給誥命而賈夫人亦屢贈一品公輔之命歸奕五世亦前此所未有也娶於王即恭節公次女先卒封安人贈一品夫人繼曰馮封一品夫人子二曰光謨年十三而殤側室立出曰光謨廕為太學生側室王出聘湖廣左布政使王續之季女女二長適故嘉興守崔行可孫國子生育麒次適直隸祁州守張應徵子庠生多聞俱王夫人出生于嘉靖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得年五十有二所著有萬卷樓稿若干卷藏于家輝緣葭莩之親得奉教於公每見必稱先輩典刑相提也間語及時事之難為輝亦

謂先生世臣上下屬望非他人比宜一意為所欲為  
則懣然嘿然或繼以微咲若有機雖前灼而變不可  
豫設類歎吐之而心苦以止也者天假以年積漸而  
斡旋之必且巽入密成自償于一快而公倏興其未  
就者往矣先是堇出犯中台占于輔臣不利中台主  
益州人私憂公公竟當之豈非天哉然近世名公鄉  
能以恪慎自將學通賢愚始終完潔無纖芥點譽規  
模足人表人倫誠厚足以培國脉如公文子者於  
耳目良已鮮矣公嘗三典文衡所錄皆典雅溫裕洞  
澗乎盛世之文居常歆挽醜還醇身為物先氣類感  
動雋異蒸蒸日上內外真所謂以人事君者而光  
譔志趣純明方夙夜思稱厥家公亦豈必身竟為之  
而後乃媮快乎哉謹述所知聞為公狀以俟立言之  
君子銘諸不朽云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保謚  
文憲王壘陳公墓誌銘

沈貫

萬曆甲午秋余與南充陳公實同受綸扉之命公  
入既數月而余從田間來與公周旋公荷上知遇  
又自念父子繼登三事世受國恩益感奮畚報稱  
而會政府諸君子皆同藉石交愈得發舒其意志諸  
君子方倚公為重而公感時憂國拮据勞瘁丙申  
冬遂寒疾不起上震悼恤典極優贈太保仍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憲遣官護喪  
歸其嗣太學生光譔將以年月日葬公於

賜葬山之行走使數千里以黃太史所勒狀請誌  
詔余自惟與公舉同榜仕同官學同志知公最深何  
敢辭按狀公姓陳諱于陞字元忠別號玉壘世為四  
川順慶府南充縣人先自閬中徙南充出宋秦公后  
始祖曰彥良元至正間有興祖者實公九世祖興思  
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平生紀家世業農紀始受  
讀紀生衡為大理府訓導衡生信貢為太學生信生  
大策大策生太傅文端公以勤則公父也衡信大策  
皆以太傅貴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大學士太傅為檢討時生公于京邸生時室中夢

有仙音導從自天擁一人已而公生太傅異之公生  
而幼慧讀書如夙習太傅不甚督過令公自以意學  
而公薦志下惟有所綜輯結謨輒如太傅公旨太傅  
益喜曰是真類我辛酉公年十七舉鄉試第四人戊  
辰舉禮部第三人對策高第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  
同館皆一時之選而太傅方爰立公出從諸彥歸奉  
庭訓博綜攷鏡銳意于文閣試每冠太傅公常避不  
閱卷徐文貞則笑謂太傅曰我安知為公子衆實有  
目公何不學初大夫庚午授編修尋充實錄纂修  
官時太傅意有所不可輒上書乞骸骨公固請扶持



同還蜀中父子畫繡世倭為盛事壬申公復如京師  
會穆宗實錄成升修撰旋以太夫人憂歸丁丑以  
世宗實錄成陞俸一級服闋以原官充日講己卯  
以講幄叙勞再晉俸一級庚辰太傅公年七十公  
上疏乞歸省上念太傅為先帝舊學而公又以  
世臣在講席特詔有司存問賜公錢幣乘傳歸  
省故事大臣里居滿八袞始存問而太傅以七十目  
公得之稱異數云公又集里中耆舊如任太史翰王  
恭節公廷十餘輩為高年會公從太傅身行酒炙必  
極歡乃罷太傅雅愛加陵黛玉山構樓游焉公集唐  
詩咏江樓者命童子歌以佐觴允可娛太傅者無不  
先意承之類如此癸未仍補日講兼起居注壬  
午擢司經局洗馬乙酉主順天鄉試進侍講學士丙  
戌秋太傅訃至公哀毀骨立上仍賜錢幣給驛所  
以贈卹太傅有加己丑上召公仍為日講官俄  
遷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事庚寅上疏請立東宮  
卒外擢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壬辰主考會試尋改  
吏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以原官教習庶吉士癸巳以  
三品滿考上賜鈔錠羊酒廕一子入胄監復同諸  
臣固請冊立雖未俞允而並封報罷皇儲

出閣公與有力焉已又疏請上勤朝講接臣工如  
往歲不報是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  
事府公少從太傅習國家故實入詞林后更留意  
通今之學國史家乘無不折衷而討其至謂實  
錄寶訓秘在金匱而會典職掌又渙而不屬野  
史諸家更批而不曲苟不及此時修正史何以昭  
一代之盛乃上疏請做宋正史例開局纂修詔  
允行甲午春感疾乞歸上憫留不許是年秋詔  
簡閣臣吏部已有所推舉上詔并上前所推姓名  
乃命公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與不佞某同入閣

叅機務則上固獨深知公也我朝公卿及吏世  
家累累不絕若父子大拜者獨公一家公感上拔  
擢首條上六事一曰接見大臣二曰採用人才三曰  
勸獎外吏四曰清查邊餉五曰儲養將才六曰擇邊  
吏大意謂方今至尊端拱忠良沉滯吏治惰窳國  
儲匱乏邊隅多警武備未修失今不為更始後將何  
極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夷戎交侵  
則倦勤之故請亟修朝講召對之典以振綱紀決  
壅蔽斥謫諸臣無終錮理宜令吏部次第列上可用  
者用之而後以賞罰隨其後人情重內輕外今後行

取宜及州守太守治行高者即入高列鄉巡撫宜參  
用內外果賢則久任之歲入有限邊餉日增宜簡主  
餉曹即重其權使覆震冒將帥國之瓜牙平時宜令  
公卿大夫各舉所知武舉外別立一途以收異才邊  
吏宜擇人與地宜者詮註令習熟邊事以需邊道開  
府之用縷縷幾萬言蓋公素所籌畫而積積者也  
上皆加納允行乙未二月以西塞功晉太子少保已  
滿二品考進太子太保 賜賚加優仍廕一子入監  
讀書是冬言官同時被 旨落藉者二十餘人南北  
臺省幾空公同余輩密揭救者再露章救者一丙申

春公獨上疏曲為諸臣營救若謂諸臣違白各有主  
者又或遠在畱都或奉使外省平時往往抗直不避  
槩而逐之是言亦罪不言亦罪天下且謂 陛下陰  
惡其言而名以不言斥之臣等亦何以自解言極委  
婉意 上或稍解竟寢不行然中外翕然誦之未幾  
而宮災公同諸大臣直叩內殿問慰覲得面陳不獲  
對已 上疏引咎自陳乞罷不許然自是多時事之  
感矣每與余輩言輒憂形于色公體素強又加意尊  
生戒飲甘淡乃自此日減冬至有事 南郊感寒疾  
漸成闕格竟不起 上聞震悼 命宗伯 諭祭

賜賚加渥 諭 皇長子故閣臣于陞有 講帷勞  
持致 優賜尤曠典也于是議贈贈太保議謚謚文  
憲謚法曰博文多能曰憲 本朝有三文憲曰宋公  
景濂彭公時費公宏併公而四矣公生于嘉靖 年  
月 日卒于萬曆二十四年 月 日享年五十  
有二生平端凝雅重外和内介被容接者如坐春風  
而砥礪操持凜然不可奪自史局以至政府謝絕饋  
遺門庭如水無私交無私請尤嚴飭家幹短褐應門  
從無有緋衣怒馬出長安市者性澹素雖生而富貴  
衣不御鮮華食不享兼味一切濃艷嗜好泊然無涉

惟好哀聚古今墳典閉戶伏讀門分類析皆手自綜  
輯為詩文冠冕宏麗居然盛世之音顧匠心鎔裁不  
輕出嘗著文樂軒記以見志而所注心者尤在經世  
之學自居太傅子舍歷金門踐樞要日夜攷究往代  
典制 朝家令甲與夫名臣碩輔所規條厝注者故  
首創正史之議先勅諸大誌欲使六曹九域之故披  
卷可得上俾 九重一夜之覽下令當事者事有據  
以應倅意頗深遠一參大政即毅然以擔當國事為  
已任會余輩同心一洗往時格套遇事皆參伍斟酌  
公處其平益得抒發其生平矢謨效悃功在 廟社

者良多然公自公世臣遭遇殊尤幾得一旦為所欲  
為挽回旋轉以竟太傅之緒而一時極重難返公每  
苦心深念思所以潛移九閹滯隔之端陰消四海凌  
兢之習而心口自語難以告人竟抑鬱膏志而沒悲  
哉古稱三立公金玉其身龍虎其文旆常其伐藉今  
少假之數年正史勒成則祖宗之盛美與夫王  
侯將相之懿燦煌煌琬琰比于日星矣但遷固却步  
將令典謨爭先以公精誠謀斷巽入密成旋乾轉坤  
于不見不聞之地又奚論夫姚宋房杜哉惜也不足  
年使盛年不待大業未終然在公身則少生貴門長

膺華選晚入鼎司通藉二十餘年與修實錄者二  
摠裁正史者一入侍日講者三公校禮閣者一  
典主文衡者二主上養之以為楫舟鹽梅海內仰  
之如清鑪大呂沒之日無賢不肖皆嘆息其賢始終  
完潔毫無點垢可謂得全全昌者矣公父太傅公自  
有誌母王夫人生母賈夫人賈生公而王夫人實育  
之公舉于鄉尚未知為賈出賈又不及公成進士而  
先卒後以公貴追贈一品夫人娶王右都御史王恭  
節公廷女封安人先卒累贈夫人繼馮累封夫人子  
二光謨年十二天側室出立光謨太學生側室王出

聘湖廣右布政王續之女女二長適嘉興守崔行可  
孫生負麒次適祁州知州張應徽子多聞俱王夫人  
出所著有萬卷樓集若干卷藏于家是宜銘銘曰  
益部山川古稱奇絕錦江委蛇娥眉巖嶭萬生太傅  
濤發我公黑頭黃閣父子攸同魏科早掇光我王  
國出入承明含香載筆金華父直玉鉉終升忠貞世  
薦簡在帝心帝曰休哉余思世臣惟陟繼尹克  
相中興六事要說比于姚崇正色垂紳穆如清風家  
無鼓國鍾有苑李濟濟多士拔茅連茹煌煌正史誰  
擅三長首創義例欵駕漢唐立朝三紀平章兩歲  
補袞回天中流砥柱來從天末去應中台萋芒夜射  
哲人竟摧豈不萃闕豈不昂貴僅止中壽造物若忌  
惟鳳有羽惟麟有趾視遺文遺茲哲嗣高山崇墉賜  
藏在馬用託貞砥結為大年



